

說
林

集四十第

行發館書印務商

社會

小說

橡

湖

仙

影

三册

定價六元

甲 二册 六角

是書為林琴南先生最經意之作視迦南及紅礁書漿二書尤多精采哈氏
與非二女爭一男即二男爭一女此書則兼而有之奇情秘事動盪心魄至其寫安世
癡情安尼之狠毒陰深腓力喬治之齷齪鄙猥尤為極妍盡態惟妙惟肖哈氏第一書

神怪

小說

蠻

荒

誌

異

誌

定價

六角

是書分上下兩卷上卷歷敘斐洲黑人之迷信巫術裝神弄鬼怪誕荒唐然亦間有奇驗下卷敘古代腓
尼基崇祀妖神及種種離奇事跡如以色列親王與聖堡女冠之相悅蠻王之迫脅和親奇精異采光怪
陸離足令閱者駭心悅目

寓言

小說

海

外

軒

渠

錄

定價

三角五分

此書為英國狂生斯為佛特所著中多
有所嫌故託寓言以致諷如敘苗黎葛
畫形容惟妙惟肖嬉笑怒罵皆成文章而

商

正當西歷一千七百

政猶未美

見之事刻

日用須知

一冊

五角

民國三年九月初版

民國約法、各種稅法、公文程式、尺牘規範

吉凶禮儀、稱謂表、郡望表、縣名表、鐵路

表、航路表、郵電表、并附明密碼電報書凡

百餘種皆切實用

衛生治療新書 一冊 一元

詳言防病治病種種方法為居家所必備

世界大事年表 自黃帝甲子至民國三年 八角

五彩歷史掛圖 五千年分合大勢瞭如指掌 五角

中外度量衡幣比較表 凡二百餘種 一元

陽歷對照表 自清乾隆元年至民國十二年 一角

叢書 附錄電局地名章程 報價及詩韻目錄 一角

旅行指南 重要都會商埠無不具備 五角

攜帶指南 輪船鐵路郵電各項情形無不詳備 一角五分

南遊覽 詳載旅館舟車及娛樂等件 大本五角 袖珍本二角

乙六

說

林 第十四集

(每冊定價大洋貳角)

100 纂者

商務印書館編譯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

北京天津保

西安太原

商務

此書

敘

漢書藝文志。小說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造也。餘杭章太炎氏衍明其義。謂莊子天下篇。舉宋鉞尹文之術列爲一家。今尹文入名家。而宋子祇入小說。以意揣之。宋子上說下教。強聒不捨。蓋有意於社會道德者。街談巷議。所以有益於民俗也。僕獨謂太史公天下良史也。顧自己意有所鬱結。不得據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述封禪則尙迂怪。而羞儒生。傳司馬相如則悅男女。而倍禮教。序游俠則進處士而退奸雄。是亦稗官之遺意也。惲子生於衰季之世。閱流俗之慆淫。嫉貪夫之在位。故其所著書。輕祿仕。貴武俠。道男女好悅之辭。微言諷勸不少。概見。輒亦有與太史公之意相符者。豈匪太炎所謂有意於社會道德者歟。故其爲文也。甚質而不俚。有先人大雲之流風焉。顧惲子不以自多。遠道郵所著相示。其辭有曰。際此斯文衰歇。瓦斧雷鳴。不謂有抱殘守缺之人如吾子者。於茫茫人海中得儻遇之。此某願北面師事者也。然僕則何足以當此。惟世之治文

字者。必遠祖太史公。而近禰望。溪海峰兩先生。惜抱姚先生。繼之。治其術。瘵精。號
桐城派。當海峰之世。吾堠山錢氏。有伯垌。字魯思者。於僕爲諸父行。親受業海峰
之門。時時誦其師說於惲子。先人大雲及張茗柯兩先生。遂盡棄其攷據駢儷之
學而學焉。於是陽湖古文之學。特盛。陸祁孫七家文鈔序言之。此足證兩家先人
以文字締交之既久也。始僕年十七八時。氣瘵盛。視天下事無屑措意者。既獲交
桐城嚴釗。驟睹僕所爲文。詫曰。一何似吾師吳摯翁先生也。僕初不識吳先生。爲
何如人。嚴以先生文見饋。僕心好之。乃肆力治吳先生之學。不衰。今惲子虛懷下
交。自慚學問文章不逮魯思伯一。而惲子淵源家學。必能紹其先人大雲遺緒。無
疑也。僕儻獲廁於友生。一如吾家魯思之例。死不朽矣。遂爲敘其大凡如此。不知
惲子其何以慰我也。無錫錢基博。

說林第十四集目錄

空未能空

泥憶雲

出山泉水

七十五里

雁聲

歐蓼乳瓶

孽海暗潮

鞠有黃花

洞庭客話

鐵 鐵 鐵 鐵 鐵 鐵 鐵 鐵 鐵
樵 樵 樵 樵 樵 樵 樵 樵 樵

說林第十四集

空未能空

鐵 樵

本威克斐牧師傳中 The Hermit 篇

亂山合沓中有羊腸如繩。透迤入谷。一少年踽踽獨行。步履偃僂。狀至勞頓。是地四無居人。惟葛籐蔓生。荆棘交錯。灌木人立。巨巖獸蹲。而時則宿鳥飛盡。明星燦空。舉目四望。杳無所覩。第聞松風如濤。泉流嗚咽而已。峯迴路轉。懸崖間有燈光。自林隙射出。少年則顛蹶趨之。

燈光所在處。道人居也。歐洲古代修道士。常結廬窮山中。與世隔絕。形如槁木。心如死灰也。顧個中人類皆忿世嫉邪。迫而爲此。未必果能剷除恩怨。殊絕悲歡。道人方正襟危坐。行晚禱禮。聞剝啄聲。徐啟其關。

少年纔二十許。皓齒明眸。意態都雅。是明明膏梁文繡中人。來此木石鹿豕之世。

界胡爲者。道人因微歎。道人蓬首垢面。衲衣不完。破屋如斗。藉藁爲榻。斷株爲座。有燈如豆。僅辨人影。少年因斂容爲禮。便乞慈悲。備言日暮途窮。願庇宇下。

道人喟然曰。止哉少年。胡涉此險巖。山中多魑魅。且誘汝置死地。余室雖陋。有榻可下。其鑒余誠意哉。其入此室處。藜藿之饌。天帝之祐。與汝共之。余本上天好生之心。不敢殺戮。山中動物。亦相處無忤。余之飲饌。僅取給於山旁叢莽中。摘少許蔬果。汲新鮮泉水而已。少年無語。若有所思。道人復曰。少年乎。人世紛擾。無物非幻。終年戚戚。所在歧途。果腹月僅一斗粟。安眠夜需七尺地。百年歲月。如白駒過隙。貪多務得。何爲者。言次。肅客坐。枯寂相對。少年惑甚。恍惚如入夢境。顧視四壁。黝然深黑。不辨廣袤。入處爲兩門。亦有肩鍵。顧虛設。蓋室無藏蓋。不虞覬覦也。萬籟旣寂。道人乃剪燭。設饌勸進。且述古學娛客。意良殷。飯已。默然靜坐。當地有小狸奴。婆娑跳擲。爲狀至樂。門外蟋蟀。鳴聲瞿瞿。曲突中未燼爇薪。猶時時爆烈作響。客固愁人。當此淒寂。彌復悲苦。道人已覺之。喟然浩歎。似亦不勝悲感者。曰。嗟

乎。少年。其有憂患乎。何不豫之甚也。將毋昔榮今瘁。感深盛衰。與抑凶終隙末。飽經炎涼。與不然。其作繭自縛。春蠶死而蠟炬灰歟。雖然。人世所謂富貴。無非朽腐卑劣。惟彼心爲形役者。乃豔羨幸福耳。何足道哉。至朋友之交誼。更何有者。盟心金石。反眼仇讐。保母鳴兒。使眠賺之也。交誼之名詞。特賺之類耳。或謂愛情之爲字。較有意味。然亦非事實。人間世。烏得有愛。鳴鳩棲處。或倘見之。吾子其勘破情天。無徒自苦哉。

道人言次。此可憐之少年。覺語語道著痛處。不禁傷心酸鼻。隱衷若掬矣。顧少年此時紅暈其頰。色至美麗。且稍覺媚媚。不類男子。於是道人大驚。少年知道人已窺見隱微。羞甚。亭亭起立。覩覩而致詞曰。吾以不潔之足趾。踐踏上帝與道人所居之聖境。死罪死罪。惟願道人慈悲。憫其墮身情障。窮而無告。而憐憫之。吾因心戀故雄。故不暇擇途。至此。吾固無在不與。失望俱也。

吾父。泰姆士河畔之富人也。老而無子。僅有吾一人。遂悉以其所有付吾承襲。吾

以老父庇蔭。席豐履厚。一時五陵少年。踵迹於門。贈芍投桃。不暇應接。然來者什九。皆市儈。以重聘自炫。志在多金。無足道者。中有少年愛德溫。獨不言婚事。其人卑以自牧。樸而不華。富貴都非所有。惟聰慧而誠篤。吾心重之。吾嘗謂愛德溫之品行。花蕊之妍。露珠之潤。無能過之。妍與潤。爲花與露之美德。花露之有此美德。其至可恃者也。吾愛德溫。實足當之。好花不常。零露易晞。不幸吾之劣性。乃雅似之。吾遇事褊急。喜怒無常。愛德溫以夫妻之愛。輒相容忍。乃彼愈忍。而吾愈肆。竟未爲丈夫稍留餘地。久之。彼不堪吾之凶悍。遂有披髮入山之想。而吾猶不悟。卒致彼敝屣人境。飄然遠引。嗟乎。吾夫竟永訣矣。過後思量。不堪回首。吾之勝利。安在。惟有罪過。與悲苦耳。卽復覘顏苟活。其何能淑。誓當上天入地。以蹤迹之。倘最後之結果。爲失望。卽此失望所在之地。爲吾埋骨之所。嗟乎。道人。吾非求福。乃求苦者也。吾願自苦。至吾夫受於我者。相當而後已也。

道人躍然起。遽以兩手樓女。郎於懷曰。吾摯愛之安琪兒乎。汝盍舉首。一審視所

謂。生。死。永。訣。之。愛。德。溫。卽。我。是。也。于。是。兩。人。相。抱。而。哭。執。手。而。誓。誓。曰。願。吾。兩。人。生。生。死。死。樓。處。成。雙。

泥憶雲

鐵樵

毗陵西八十里。大江之隈。黃山之麓。有堡砦曰孟河。蓋明時備倭之故壘也。因雉牒環堵。有類城者。土人呼之曰城。城中居民可數千戶。亦有街衢市肆。第風俗偷敝。人民鄙儂。子弟至十五六。輒嗜鴉片煙。鮮讀書識字者。三十年前。有某氏某氏。相繼登賢書。後以舉人大挑。爲知縣教諭。居民至今稱道之。以爲祥麟威鳳也。街西某甲設豆腐店。有年。一女年十六七。有姿色。雖布衣椎髻。助父母操作。而夏日不汗垢。冬日不皸。瘡。香肌玉色。神韻天然。或上以徽號曰西施。久之。衆口傳播。遂逸其姓氏。云西施。擧不捧心。笑不齟齬。雙趺本天足。有所事。大踏步。走出不蹙。躡作態。流俗狃于故習。頗以此少之。然西施。肫然率真。不以多口故。自貶也。其比鄰爲質庫。庫夥以買漿常至其家。稔西施爲人。夥中有揚州潘大者。家窶貧。有老母

弱弟居郡城中。弟曰少丞。年十八。設帳爲蒙師。歲入不足十元。大所入亦微。母爲人浣濯。得資補助之。略餉餒。一日大謂甲曰。若女長矣。知尙待字。某有弱弟。年貌頗相若。欲求援繫。頗有意乎。問所業。以教讀對。甲目視其婦。婦曰。小家女得偶讀書種子。寧復他求。第小女嬌慣。此終身事。必聽渠自擇。庶他年無怨懟也。大乃作書告丞。具道西施美。且倜儻無小家態。丞大喜。清明掃墓。便道省兄。兄偕丞至甲所。陽爲買漿者。語甲婦曰。此吾弟也。西施適在旁。平日不知羞縮。此時不知何故。眼波流視。面暈淺春。丞貌故寢。目歧視如蟹。鼻骨隆起。巨大過當。甲夫婦醜之以問女。女曰。是在父母。然男子美。惡不以妍媸。每見翩翩少年。丰彩甚都。而一開口令人作惡。兒甚惡之。潘氏子有書氣。第不知品行。何如耳。夫婦皆笑之。翌日大來詢姻事。甲具以女言告之。而不置可否。大以語丞。丞歎曰。何物老嫗。生此寧馨。吾爲心折矣。旣歸。縈念頗苦。乃作書告大。囑爲於孟河覓一教讀館。大知其意。託所識物色之。適有富人欲延師訓子。遂以丞承乏。居數月。課暇過兄。輒與西施

一相見。見時兩人都無語。相視脈脈而已。

吳中風俗。凡求婚者。女家以爲可。則書女郎生年月日付媒妁。俾就卜人占之。是爲問名。占之吉。乃納聘。聘禮頗繁重。雖至寒儉。衣飾所值亦中人產。貧家倉猝不能措。則先由執柯人告女家。以翁姑足履之大小焉。名曰請樣。若曰娶婦所以事姑。璋後此襪履等針黹。宜新婦任之。蓋猶有古風也。已而潘大復遣人說合。業問名請樣矣。會有尼之者曰。潘某窶貧。其母以浣濯度日。所居茆屋。不蔽風雨。若女爲潘氏婦。他日且糟糠不厭矣。甲大悔。語媒妁。思反汗。西施阻之。不得大與。丞皆大怒。曰。一與之齊。終身不改。彼旣請樣。是卽吾潘家婦也。渠不過鄉曲細民耳。乃敢反覆作雲雨。必痛懲之。會歲試。或言丞且訟之。提學使者甲懼。又西施以不善。父母所爲。日夜啜泣。甲則復大悔。登潘氏之門。負荆焉。

是歲。丞以冠軍補博士弟子。于是鄰里以甲有袒腹郎作秀才。咸嘖嘖稱羨之。甲夫婦亦喜。則囊薯芋麥麵。赴郡申賀。旣抵潘家。中心惴惴。懼秀才不忘前事。及相

見則款待甚殷。心始安帖。

甲雖操賤業。然故有積蓄。大居孟河。久固習聞之。至是乃向之。貸百金。甲欲泯前隙。勉允之。大又言家貧。無以爲聘。俟明年恩科鄉試後。再議婚娶。甲唯唯。已而丞至富家。教讀如故。頗聞西施不善其父。悔婚。狀心益感激。嘗語人曰。人生亨否。誠不可知。然吾必努力富貴。功名以期不負知己。或以丞言語西施。西施爲之破涕爲笑。蓋私幸所天得人也。

當丞初至孟河時。與其地號稱文士者爲友。談詩論文。互相策勵。是年城中掇芹者三人。爲從來所未有。而此三人者。卽與丞互相策勵者也。談者皆歸功丞。以爲是能轉移風氣者。聲名大噪。顧鄉愚眼孔如豆。視一命之榮。等于華袞。三人自爲秀才後。便將八股東之高閣。日與朋儕作牧猪奴戲。或橫陳一榻。吸芙蓉膏自娛。一若功成名就。無所不足者。獨丞則永夜呶唔。攻苦自若。富室以其少年端謹。敬禮有加。第二年復續聘之。厚其修脯。蓋至是而窮困亦稍殺矣。

韶華荏苒。不數月。槐花已黃。乃匆匆束裝赴鄉試。大復謂甲曰。吾弟業若壻矣。顧此行囊橐羞澀。能復假百金乎。甲唯唯歸家。徬徨終夜。婦問之。不敢實告。已乃竊取所窖藏者奉之。丞得此。行色頓壯。無復寒酸氣象。而甲則畢生辛苦。已耗費過半矣。

自丞去後。甲夫婦操作如故。而心所念念不忘者。乘龍快壻也。晨占喜鵲。夕卜燈花。以推測秀才第否。一日。忽鄰婦有奔告者。曰。汝家女壻登第矣。甲不信。奔至質庫中。覓潘大。不可得。聞人言。大以乃弟中式。已遄歸矣。于是夫妻母子皆大慰。第慮板扉矮屋無處可容。泥金報帖耳。

京中有某侍郎者。權貴某相之門人。而某福晉之乾兒子也。聲勢赫甚。時在丙申丁酉間。中東戰後。和議幸成。科舉之夢。兀自酣適。侍郎有一妹。有惡疾。年三十。尚求鳳未就。太夫人意必欲偶翰林進士。而聲明終身不娶妾者。卒難其選。因怒侍郎爲妹謀不力。頗致訛讓。侍郎曰。少年能以科第自奮者。疇無貯嬌金屋之想。翰

林進士不難不娶。妾實難無已。求之理學中人耳。然談理學者多窮困。老醜恐不當阿母意。奈何。太夫人怒曰。安有既爲吾壻而復窮困者。苟不娶妾。雖醜亦得。第不許。老侍郎唯唯。

于是諷其門客謂欲聘一西席。必少年科甲而講理學者。無何有人薦江蘇新進士潘某。其人蓋少丞也。侍郎問家世。以寒士對。問胡不殿試。答言楷法不工。恐不得二甲。叩以宋儒語錄及先正事略等書。則應對從容。頗不鑿柄。且願以師事侍郎。侍郎大喜。曰。公居此不患不得二甲也。除室館之。居月餘。侍郎忽謂丞曰。外間人多以我爲迂。君居此月餘矣。視我果迂否。幸直言無隱。丞莊敬而對曰。公宗宋儒某。又公門下士也。愚見揣之。惟朱光庭輩能知程明道之非迂。惟呂陶輩能知蘇東坡之非迂。范景仁之學術。司馬君實之政事。異地則皆然耳。侍郎大悅。撫掌曰。足下眞理學家也。因引見于太夫人。極口稱道之。且言是眞道學。能終身不二色者。遂及婚事。丞固辭不獲。竟入贅焉。從此被袵鼓琴。乘肥飫玉。又且夫以妻貴。

希望無窮。措大發迹。當亦自歎。始願之不及此矣。

又年餘。值戊戌變政。侍郎以黨于康梁。幾致不測。卒以權相及福晉力。僅保首領。舉家懊喪。少丞知二甲。無望。乃以進士改知縣。出京有日矣。適有郵書自吳中來。者蓋潘家竹報也。丞妻拆之。則中所有者頗奇特。蓋發自西施者。略言自君去後。音書斷絕。今三年矣。賤妾心似春蠶。身且化石。不謂君竟爲琵琶記中王四。自維未爲買臣之妻。竟來覆水之辱。靜言思之。恨不速死。然努力功名。不負知己之言。今猶在耳。君雖棄妾。妾則感君。惟自恨耳。太夫人鞋樣一紙。今無所用。卽以奉還。而所負二百金。亦乞擲下。此所謂絕交不出惡聲。而亦以直報怨也。惟君裁之云。云丞妻至此。始知牛氏之外。尙有趙五娘。在大怒適丞自外至。妻望見之。舉座椅擲去。中其腿。顛蹶不能起。以手控地曰。夫人盛怒至此。又不善自珍攝矣。蓋丞妻固河東獅。爲處子時。已悍聲聞遠邇。自贅丞後。以夫婿出身寒賤。挾富挾貴。意氣益驕。故畏之如此也。

此事余不能言其究竟。西施則至今猶在。年三十餘矣。誓終身不復適人。衣不飾鬢。不花。面不脂粉。然淡而有韻。如幽蘭在空谷也。余戚某君。孟河人。客滬上。曾于其家見之。或問西施胡不嫁。輒浩歎不答云。

出山泉水

譯海濱雜誌

鐵樵

堤文者。英倫之鄉曲也。有山林泉石。初夏時。風景略似意大利。有村曰產谷。依巖築舍。耕作自活者數十家。中有美人曰心細亞。年華織素。姣好女郎也。某日日薄暮。此美人佇立村口磴道旁。松蔭下。引領凝眺。默然神往。鬢蠶之髮。映夕照作金紫色。霞光反映著衣上。裙布釵荆。粲然絢爛。美人則植立不動。似女仙。偶像。豈對此斜暉。暮靄。慧心人別有感觸歟。

美人雖村姑。非此間土著。父曰代而。退職書記官。而食恩俸者。桑榆晚景。雅厭塵囂。因挈女來此窮山中。以藝花爲樂。初至時。美人纔十齡也。產谷濱海。居民類黑醜。心細亞獨否。故以美人稱。其眸子作灰藍色。髮黃而微黑。亦與是地他女郎異。

且修短合度。風致宜人。雖非鍾靈毓秀。要亦得天獨厚者已。
 山阿孤竹。空谷幽蘭。以人地言。太落窳矣。而心細亞。則渾沌。渾沌。天活潑潑。地方視
 此窮鄉僻壤。爲人世天樂園。蓋生小蓬門。託根幽寂。無綺羅之夢。亦不知有愁苦
 事也。

美人所立處。其下爲小徑。曲曲下坡。可半里許。則有紅頂白聖之小屋在焉。落日
 半林。炊煙斜上。一種金鐵衝擊聲。挾風而至。斷續間作。美人乃躑躅自坡下。循曲
 徑。向此小屋來。既至。不遽入。徘徊門外。屋中鑪火熒熒。一鐵匠方手巨鎚。製馬掌。
 覺有人在門外。輟作。舉首。見是女郎。則瑟然以驚。置鎚地上。趨前逆之。女郎微點
 其首。曰。晚安。密司脫。李雷。李雷鞠躬致敬。亦曰。願密司脫晚安。李雷至恭謹。女郎至
 坦率。然非倨傲。蓋朝夕相見。無須周旋也。女曰。吾父頃汲水。壞桔槔索。願君至吾
 家一行。李雷諾諾應。曰。吾當卽行。乃褪其捲上之袖。且顧室內。女郎曰。勿亟亟。了
 汝所欲治事。任何時來。吾尙赴市。有所購。李雷唯唯。曰。半鐘卽來。女郎自去。李雷

乃置未竟之馬掌若鎚。熄鑪火。去垢衣。潭湯醜面。易暗舊之外掛屏。當既已。則挈其行篋。僦貯工作器。專爲應召用者。大踏步向山坡間來。

由山口松杉夾道處。更數十武。則有村舍。牆纔及肩。室堪容膝。而濃陰繞屋。芳草如茵。舍後有數弓隙地。一老人徘徊簷下。著祕魯毛織絨衫。見李雷。微點其首。曰：來乎。吾汲綆斷矣。乃起導少年。至屋旁井所。李雷且行且顧視。不見心細亞。似甚失望者。

李雷既審視斷鍊。乃啓其貯器篋。從事工作。而心細亞自外入。喑曰：密司脫。李雷已在此耶。又指李雷所治鍊。曰：此尙可補用。抑須易新者。言次趨近。自李雷手中取鍊審視。因距離太近。如雲之髮。幾拂其面。一種薌澤。非蘭非麝。自袖中噴溢而出。力能醉人。李雷轉赧然。兩頰如被酒。莊敬答曰：是固可修補者。老人延竚問。自詫曰：吾早間握一樹未種。奈何忘之。遂趣出。女郎則坐井欄上。若監督工作也者。李雷出鉗。一。小鎚。一。鐵之鉤者。使直。直者使環。心細亞注視之。曰：君腕力之強如

此。亭。曰。此。非。腕。力。乃。習。慣。使。然。耳。女。曰。是。殆。熟。能。生。巧。方。伸。屈。自。如。彼。等。謂。君。直。一。機。師。亭。曰。吾。不。過。一。鐵。匠。而。用。機。師。之。用。器。程。度。去。真。機。師。遠。甚。亭。雷。作。此。語。時。覺。手。腕。綿。軟。失。其。習。慣。之。作。用。女。郎。微。笑。曰。吾。只。不。信。汝。已。而。問。曰。已。畢。事。乎。於。懷。中。出。時。表。視。之。曰。晚。茶。時。矣。吾。須。料。理。茶。因。起。去。亭。雷。目。送。之。

亭。雷。既。續。斷。鍊。挈。其。貯。器。篋。繞。至。屋。後。草。地。老。人。方。負。手。沈。吟。顧。見。亭。雷。點。首。指。牆。陰。曰。君。視。彼。樹。何。如。又。曰。美。哉。樹。乎。今。年。所。得。乃。視。去。年。爲。多。忽。回。顧。注。視。亭。雷。曰。吾。聞。汝。於。麥。絲。侖。購。有。宅。舍。購。幾。時。矣。吾。固。謂。汝。識。艱。苦。他。日。必。爲。有。資。產。人。今。果。然。若。知。之。凡。男。子。專。精。一。業。不。荒。嬉。而。又。知。節。用。雖。居。窮。山。亦。富。此。吾。所。雅。言。證。以。若。事。豈。不。然。耶。友。乎。若。今。後。宜。有。室。矣。昨。日。吾。尙。與。心。細。亞。閒。話。及。汝。言。至。此。瞥。見。樹。下。一。灌。花。壺。趨。挈。之。置。牆。隅。已。乃。從。容。步。至。故。處。續。曰。吾。謂。心。細。亞。亭。雷。尙。未。訂。婚。殊。怪。事。產。谷。好。女。兒。不。少。不。知。誰。有。福。得。壻。汝。亭。雷。默。不。語。惟。植。立。敬。聽。目。下。視。其。皴。黑。之。面。無。人。色。此。時。心。細。亞。立。門。次。呼。曰。阿。爺。茶。已。具。矣。

老人曰。吾不欲入室。汝其以茶來。并挈一盃。與密司脫。李雷。李雷喃喃語。似言已欲卽去者。心細亞視之。以目曰。何哉。此何必辭。返身入。須臾。以盤承兩盃。出簷下。有板桌。置茶其上。曰。來乎。汝兩人此間可坐。李雷思趨致遜謝而足。乃不前。傍桌有板兀一木椅。一老人自據兀。以椅讓李雷。李雷入座。舉盃飲。擊盃之手。乃微顫。幸他人都不覺。老人問李雷。購舍值幾何。問答間。女屨言曰。如是。君不久且爲富人行。且營業於倫敦。或他巨埠。而不鬱鬱久居此。李雷悍然曰。吾期期不舍。此他去。老人殊贊同此語。舉目四顧。曰。產谷風景佳。宜汝不欲去。此我固愛產谷者。試觀此地。處我與心細亞。不甚適耶。言已。怡然自得。心細亞笑頷之。曰。兒尙有襪須浣。不能久坐。因起去。老人徐曰。心細亞居此甚適。但不如我。渠數年中。亦曾患病。李雷問病狀。謂己前此。乃未聞知。老人曰。其爲病。殊不易名狀。當是神經受激刺所致。初無他苦。僅心神迷惑耳。厥後痊可時。亦不自知所由起。吾頗希望醫生之言有效。言次。忽沈吟。旋曰。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爲父母者。普通心理。吾頗思了。

向平心事及吾未老悖時吾女固善操作耐勞苦雖其狀至纖纖雖然是爲君所習知得毋厭吾辭費歟李雷訥然曰否此吾何敢但！但君言願爲之有家！某！某竊不自諒願下鏡臺李雷此時語至囁嚅狀至踉蹌老人瞿然曰嘻君乃有此想乎此實出吾意計之外然心細亞必無此想吾敢斷言者李雷赧然喘息作答斷續其辭曰唯吾知之渠安得有此想君固不我欺者吾乃細人僅鐵匠耳雖然吾愛彼吾愛心細亞以吾之魂靈與生命吾且愛心細亞所踏地與彼所呼吸之空氣吾愛之甚吾誠不顧而唾老人作色曰不料君乃出此李雷愀然曰吾本不敢以私衷相示吾僅有一心願願吾常得愛密斯心細亞得親警效揣君語意頗願得誠實少年託心細亞自維無他長惟於心細亞則願爲沒齒不貳之臣私心以爲舉世界之人心細亞必不能得忠僕如我者椎魯如我心拙口鈍遂未暇計夫駟不及舌也密斯脫代而乎君言吾且爲富人吾不敢夢爲富人誠以吾儕小人何敢望富雖然！吾幸稍有積蓄幸置有少許宅舍是固君所知不敢誑語

老人首肯曰。是誠然。吾之恩俸。將與吾年命俱盡。無遺產畀心細亞。君所有。視吾家固已甚豐。

因無語。第目視。李雷若估計物值者。心與口自商曰。此人雖鐵匠。然能以力作而有資產。是亦鐵中錚錚者。村中人咸仰望之。屈一指爲密司。脫代而屈第二指。卽此鐵匠矣。且彼之愛心細亞亦肫摯無僞。老人之思想如是。老人之眼光注李雷。惶恐迫切之面而佳偶二字。則在老人脣吻邊。李雷見狀。不能自持。然欲言復止。老人已喻其意。點首曰。吾亦無不可。第須吾女自決之。李雷如得恩詔。俯首小語曰。吾試問之。老人沈吟曰。然但勿亟亟。意吾女視君僅朋友。非有愛情可言。君必待時。復微笑曰。凡女郎皆悅人之媚之。君或未諳！甚善。我固滿意。李雷乃捧老人手吻之。所以表示誠意者甚至。嗣是。李雷乃斥其工作之晷刻。侍老人。或晚餐後始去。老人健談。說所見聞故事。國家之掌故。植物之經驗。老人娓娓談。李雷唯唯應心。細亞則操女紅。旁聽甚娛。老人事樹藝。李雷爲荷鋤。心細亞浣衣。李雷爲

汲水有暇則爲葉子戲某事未竟因治膳姑置之既而視之李雷已代辦矣李雷每來必有所遺或書一卷或花一束書則寫情小說花則兒家所寡有者心細亞復嗜之李雷謂心細亞某處林中有花奇葩繁美異常卉特不易得密司盍往覘之心細亞則欣然偕往李雷蓋從老人治植物學有心得以爲灌漑勤使情芽怒茁也某日旣晚膳代而他往李雷乃躊躇滿志掬私衷示心細亞然語焉不詳僅曰吾愛汝心細亞惘然不知所對覓老父則已他往心細亞蓋不愛李雷亦不知愛之爲字有若何意味彼固從未嘗用愛者然李雷之語爲求婚則於小說曾遇之以故能默喻其意又知己若允婚者必當老父意女郎思想止此不似他女郎有甲乙男子比較定去取產谷如避世桃源過從者僅李雷而已則上其眼簾微笑頷首李雷不知女郎心事以爲有情愫如水自秋波間傾倒而出不期而已之魂靈游泳其中也其明日村中人互相語李雷婚事妒羨交至李雷乃耗其辛苦儲畜之資購鑽石約指親爲心細亞御之燦爛輝煌衆皆創見則夥頤沈沈李雷

曰。吾愛汝心細。亞亦曰。吾愛汝。然不知若何。是愛亦不求甚解。爲應聲蟲而已。
 後數日。心細亞以事赴麥絲侖。途中值一人。著騎馬革靴。衣裳楚楚。不類產谷鄉
 人。而貌尤美麗。怪之。若曰。詎世間有此美男子。不覺竚足凝睇。其人眉目如畫。鬚
 髯作金色。而面似蓮花。行漸近。路故窄。心細亞側立讓避。顧其人亦竚足不前。猝
 然問曰。吾欲至產谷。君能示我途乎。言次。去冠作禮。此聲音亦溫婉。如其面。心細
 亞曰。君自此至林盡處。折而右。緣徑趨山坡間。卽見村舍。其人鞠躬曰。蒙指示。感
 甚。意君或嘗至產谷者。女曰。然。吾卽居村中。其人曰。乃如是。此三字。雖簡短。然含
 有言外意。似乎產谷何幸。乃得居此。美人不勝爲產谷慶。幸者因問曰。密司知村
 中有鐵匠否。女赧然曰。有之。紅頂白堊之小屋。中然爐火者是也。其人注目女郎
 面。有贊美意。若曰。嬌靨暈紅。乃益斌媚。因謂女。頃吾馬躓。脫蹶鐵。故需鐵匠。吾且
 牽馬來。已脫之馬掌。吾仍縛之。是必修補。因此馬非吾有。乃吾兄威廉伊猛之物。
 密司當曾聞渠名。威廉氏爲文堤巨紳。官排羅。貴視男爵。聲勢雄一鄉。邸第在麥

絲命。鄉中人無不知者。然心細亞獨未之前聞。其人見女郎躊躇未應。微詫曰。未知乎。吾意鄉中人必互相知。顧乃不然。吾來視威廉。卽客渠家佳哉。此間風景。其人刺刺語似誤。心細亞爲舊雨者。女郎乃益覩覩曰。君宜往矣。其人則出雪茄。然吸之。已乃讓路。鞠躬作別。心細亞行數武。竚立返顧。見其人入林去。遂獨行。自歸。然心緒不寧。帖思想如絮沾泥。不復隨風舞。亦不自知何故。第曩讀寫情小說。不甚了了者。今則觸處旁通。恍然大悟矣。某日晚膳後。老人與李雷博。心細亞語二人。以己所值。且口繪其人狀貌衣著。李雷目注阿堵。漫應曰。是爲密司脫賴門伊。猛渠童子時。常在麥絲命威廉邸中。今則居倫敦。或外國。不常來此。此人之故事殊多……言至此。向卓間審視曰。嘻。吾負矣。遂注意其巨靈掌中所持戲具。不復談故事。

英諺有曰。美貌者。生命之蝨。賊談賴門伊。猛之歷史。令人思此語之意味。渠固有子都之美。而有登徒之行者。嘗見嗜獵少年。謂上帝之生獸類。乃僅僅供人殺戮。

賴門則謂世界之有女兒。乃僅僅供男子玩弄。獵者恃火銃。賴門則恃其美丰姿也。第二日心細亞與賴門復相值。相將就河干席地坐。昨日兩人爲新相知。今則班荆道故矣。賴門曰。君每日必至此否。心細亞曰。午後浣衣。則來此。曰。昨相值於途。君焉往者。曰。赴市購麵包。日必一往乎。曰。然。吾赴市恆以午後。賴門絮絮問心細亞。款款答此男子之聲音。笑貌吐屬。動作固無在不可人意者。已而別去。初不料此誠實之答。語賴門誤會以爲女子之期已也。翌日心細亞至河干。賴門已先在。手一釣竿。倦而假寐。則俟已久矣。嗣是源源而來。常常見之。然未嘗以語。字雷若老父。賴門有魔力。能蠱惑多數女子。況不更事。如心細亞。宜無不墮入街中。字雷常緘默。心細亞少之。字雷衣舊。敝心細亞。陋之。字雷貌寢。心細亞醜之。私計曰。不如夫己氏之美。且都也。代而偶感疾。醫來曰。是殆不起。老人大驚。乃趣字雷。心細亞行婚禮。心細亞不悅。然無可謝絕。曰。緩之。老人焦灼殊甚。趣心細亞購嫁衣。心細亞以告賴門。明日兩人相值於麥絲。命暢游而歸。已而吉期至矣。其前一日。

三人同晚膳。膳已。李雷擊心細亞。散步草地。微曰。吾愛。僅數小時矣。心細亞目視其嶄新外褂。勃然變色。李雷意新人羞澀。見秋波注己衣。卽亦自視其衣。衣呢製寬博而質粗劣。與重繭之巨手略相稱。心細亞益厭憎之。微喟曰。吾於君無價值可言。願自今弗愛我。李雷聞言而駭。索解不得。自疑必無意中開罪。亟思所以蓋愆。不敢固詰也。翌日早起。李雷以八鐘早膳。自思十鐘至教堂行婚禮矣。乃膳未竟。而代而掩入。喘汗憊甚。顫而言曰。心細亞去矣。探囊出一函。乃女郎所以留別者。備言己已從所歡去。行且結婚於倫敦。乞老父若李雷恕己無狀。李雷大驚曰。吾王冕乃爲人奪去。老人面灰死。喃喃詈心細亞。李雷轉慰藉之。未幾村中人播爲笑談。老人憂憤死。身後事皆李雷屏當之。室邇人遠。死別生離。風景不殊。悲歡異致矣。後月餘。李雷獨坐爐火旁。口煙管。手書一卷。嗒然無聊。目視火焰。而心則念心細亞。是夜風雨交作。簷漏若注。北風怒號。危坐室中。如置身孤舟大海間。忽奔騰澎湃。中有扣關剝啄聲。聽之而審。置書起。趨前拔關。門闢而心細亞入。兩人

相。視。移。時。都。無。語。風。雨。奪。門。入。李。雷。乃。掩。關。導。心。細。亞。使。坐。已。所。坐。處。心。細。亞。色。懽。悴。衣。盡。溼。上。冠。下。履。都。著。泥。垢。李。雷。惻。然。念。室。中。無。酒。僅。有。牛。乳。則。取。牛。乳。一。器。置。爐。火。間。溫。之。又。爲。去。冠。解。外。衣。已。乃。進。熱。乳。使。飲。已。則。侍。立。其。旁。默。不。一。語。心。細。亞。飲。已。上。其。目。視。李。雷。曰。吾。復。來。矣。頃。吾。至。家。門。閉。室。中。似。無。人。吾。父。焉。往。李。雷。愀。然。曰。渠。已。死。矣。此。聲。音。雖。和。平。而。消。息。絕。酷。虐。心。細。亞。瞠。目。結。舌。手。据。坐。椅。欲。起。立。而。已。失。其。知。覺。問。之。不。應。撼。之。不。動。李。雷。大。驚。擁。抱。之。爲。之。按。摩。已。而。蘇。哭。曰。殺。吾。父。矣。因。嗚。咽。李。雷。慰。之。曰。渠。本。病。甚。醫。謂。任。何。時。皆。甚。危。險。咎。不。全。在。密。司。吾。侍。其。終。爲。禱。上。帝。此。與。密。司。送。死。無。異。女。郎。益。悲。曰。吾。不。應。背。父。而。逃。且。欺。汝。言。次。覺。李。雷。抱。已。羞。甚。急。支。拒。而。起。取。其。外。褂。與。冠。李。雷。尼。之。曰。止。心。細。亞。復。坐。狀。至。畏。縮。曰。吾。與。夫。已。氏。已。……語。不。能。自。續。僅。舉。其。左。手。手。指。乃。無。訂。婚。約。指。復。曰。彼。一。月。又。四。日。卽。棄。我。無。所。得。食。則。恃。十。指。欲。作。書。握。管。則。汗。自。背。出。已。而。不。勝。勞。苦。遂。病。惟。冀。老。父。或。憐。我。故。歸。李。雷。默。然。竚。立。目。視。心。細。亞。兩。子。

插。入。衣。袋。中。心。細。亞。長。歎。起。曰。密。司。脫。孛。雷。吾。不。宜。再。溷。汝。吾。本。覓。老。父。惟。門。扁。
 室。中。無。人。故。來。吾。自。知。無。狀。不。齒。人。類。望。君。以。其。不。足。齒。數。而。寬。宥。之。孛。雷。曰。此。
 間。不。駐。足。更。焉。往。者。其。謂。我。任。君。行。乎。心。細。亞。大。疑。懼。愀。然。問。曰。君。意。云。何。孛。雷。
 曰。吾。意。君。宜。留。此。豈。以。尊。甫。之。愛。君。視。吾。有。加。吾。固。謂。世。界。之。大。密。司。不。能。得。忠。
 僕。如。我。者。今。猶。是。心。也。心。細。亞。忸。怩。孛。雷。曰。尊。甫。已。逝。密。司。又。受。給。我。背。初。心。誰。
 復。相。顧。復。吾。不。自。諒。仍。希。冀。密。司。嫁。我。心。細。亞。搖。其。首。曰。往。事。分。明。吾。何。能。覘。顏。
 事。君。落。花。辭。條。羞。故。林。矣。孛。雷。曰。否。吾。將。使。君。忘。之。復。曰。然。是。無。慮。吾。必。能。使。君。
 忘。之。吾。行。且。香。花。供。養。爾。心。細。亞。不。語。遽。躍。起。攫。外。褂。若。帽。思。遁。然。仍。爲。孛。雷。所。
 阻。女。不。得。去。泣。下。孛。雷。亦。泣。抱。持。之。溫。慰。臻。至。女。搖。首。曰。縱。君。不。念。舊。惡。吾。寧。不。
 自。慚。且。吾。必。不。可。留。渠。棄。我。我。恨。彼。固。然。名。義。未。絕。彼。之。勢。力。足。死。我。脫。彼。再。
 來。者。吾。有。隨。去。之。義。務。不。能。自。主。張。若。不。去。行。且。禍。君。孛。雷。毅。然。曰。縱。得。禍。吾。自。
 甘。之。勢。力。何。物。酷。虐。乃。爾。是。夜。心。細。亞。乃。不。得。行。其。明。日。孛。雷。遍。告。村。人。謂。心。細。

亞見棄於所歡。已仍願娶之。遂行婚禮。村人憐心細亞。怒賴門。多李雷用情之摯。不以爲怪也。

居有頃。心細亞復其常度。美麗如初。李雷之愛情。亦有加無已。家中灑掃炊爨事。雇僕婦任之。心細亞偶事縫紉。李雷輒讀小說娛之。有時心細亞意似不屬。李雷覺之。以爲殆未能忘情故夫。然李雷殊誤會。蓋心細亞展轉思維者。無他。特將纖比素耳。顧心細亞雖心感李雷。而未嘗一開顏。一展眉。一日。旣薄暮。忽有挽李雷。修補耕種機者。謂明日耕作需用。不能延閣。李雷乃囑心細亞耐心等待。曰。吾知黃昏殊寂寞。然吾當速歸。心細亞曰。君勿顧慮。小別何害。吾且留精饌相待。乃取外褂爲李雷被之。旣出門。復回顧曰。架上書乃新購小說。君可以此遣岑寂。心細亞首應之。

李雷旣去。心細亞坐爐火旁。愁眉深鎖。悄然凝思。寂靜中歷溯往事。胸次如儲斗許柴棘。忽外室門闢。似有人入者。女僕曰。媽利。是晚告假。審母室中。僅心細亞。此

入者誰歟。心細亞疑是李雷。亟起理茶具。乃入者彈指扣室門。不類李雷。始大疑。置茶器。趨近門所。未遽啓關。猶豫間。門自闢。驚然入者賴門也。心細亞出不意。如遇魔鬼。心悸膽裂。不知所措。賴門入室。傍桌立。曰。心細亞。吾蹤迹汝殊苦。今乃得之。其卽從我去。心細亞不語。目眴視。自覺有凶。燄自眶中出。賴門曰。吾今乃知不能離汝獨居。吾誠惡漢。誠狗彘不若。汝任詈我爲何物皆可。惟汝須從我去。是時心細亞已稔知賴門非能愛己者。雖其狀貌甚美麗。言語含媚態。而灼灼秋波。彷彿。X。光鏡。能見人肺肝。又似九方臯相馬。不以驪黃牝牡。賴門見心細亞不答。近前問曰。吾最親愛之心細亞。乃不與我語乎。彼鐵匠已往堤文頃。吾途遇之。吾以馬車來。仍停車。曩相俟處。若此時偕行。誠妥當。心細亞曰。否。汝非能愛我者。彼鐵匠眞愛我。是乃吾夫。吾何爲從汝去。賴門益近前。漸摟之。曰。吾愛若忘前此樂乎。心細亞怫然曰。若殆無羞惡心者。賴門作狎暱狀。吻其頰。曰。吾安知人間有羞恥事。心細亞至此。乃忍不能忍。瞥見案頭置刀。又隨手拾刀。猛刺其喉。賴門應手倒。

李雷事畢。心戀心細亞。匆匆歸。及門。門虛掩。室中靜無聲。因虛擬一佳境。謂心細亞。手小說。傍爐火。坐燈光。射其面。作嬌紅色。如旭日中。薔薇且思且推門入。置貯器皮篋於外室。乃入第二門。一舉首。見心細亞植立室之中央。兩手据案。目視牆壁。有藺相如睨柱光景。李雷既入。仍不動。似無聞見者。怪之。微曰。此何爲者。語未竟。覺地上有物蠕動。則一男子。頸血凝糊。仆地上。猶未殭也。李雷乃趨而前。握心細亞手。手冷如雲母石。呼之不應。幸尙有呼吸。亟抱持之。致之臥榻。顧無計可使蘇醒。按摩移時。沈沈睡去。李雷乃沈思所以處死人者。已而趨出。檢視被殺男子。惶惑無措。尸旁有刀一柄。知是凶器。拾視之。已手製之餐刀也。自顧衣襟間血痕淋漓。卽以衣角拭刀上血。此時媽利適自外入。見狀駭絕。然未及驚詫。李雷遽掩其口曰。止。若主母方睡。弗醒彼也。此女僕乃遁去。須臾鄰里咸奔集。面相覷。李雷答彼等之詰問曰。然是乃我所殺者。顧一人曰。及爾司。吾當隨汝至裁判所。又謂衆。此事有法律在。諸君毋紛呶。吾妻方睡眠也。翌日。李雷至裁判所。所雇律師方

青年盛意氣。不畏強禦。侮鰥寡。素耳賴門無賴。今此紈袴子。乃被殺。謂是天網恢恢。於法廷慷慨。陳辭謂賴門有取死之道。且證明殺人乃心細亞。非李雷語甚辨。證人二人稔知李雷婚事。及賴門始亂終棄之歷史者也。堂下聽審者。聞證人語。皆髮指目努。婦女則喃喃咒詈。彼誘惑良家子女者。固有國人。皆曰可殺之資格。一時陪審官皆贊同律師言。李雷竟得無罪。傍晚時已釋出矣。心細亞自殺人後。神經病復作。數月始痊。李雷始終善遇之心。細亞感甚。摯愛其夫如李雷之愛彼。後相將至坎拿大營業。相夫教子。辛苦持家。鄰里稱賢婦人云。

七十五里

鐵 樵

郊島荒寒。林木黃落。予以事去張橋。車行六十里。日薄暮矣。饑腸轆轤。北風吹衣。嚴寒襲人。輿人謂余。凌晨履霜行。僅一飽。今凍且餒。秦村有客店。姑卸裝沽酒禦寒。明早過行。數十里路。半日可至。余可之。秦村村落也。居民數十家。臨路有茅店。因投止焉。時方農隙。童子十餘。聚門前相撲笑。樂室中燒檜。樵家人子婦圍坐。鼓

掌談皇古事。見余至。驚顧愕眙。語頓寂。有男子若中年婦。助余安置行李。一老人挽余坐。問所自來。具語之。遂相與攀談。已而男子以村醪進。亦殊不薄劣。問答間。知男子爲老人子。婦則其媳也。尙有孫三人。長者已就傅矣。薄田數畝。略夠噉餽。粥宅舍僅三楹。老人及孫居左室之後半。子婦居前半。餘一屋寓行旅。藉博微資。老人爲余言。是渠兒子意。蓋老人嗜盃中物。又好與鄰翁作葉子戲。兒子能養志。關此利源。供老人飲博需也。談次。屋外風于于簷際。草蘇蘇。老人釋盃凝聽。婦趣至門外。曼聲呼阿大曰。天寒日暮。汝尙不歸耶。三小兒應聲至。最稚者纔五六齡。顧馳逐。跳擲活潑如大兒。入門趨老人。肘下孜孜。憨笑。婦出舊半臂黃棉。已綻露。謂老人曰。北風緊。天殆欲雪。翁宜被此。老人笑受之。余爲飢寒驅迫。蹤跡如蓬家。庭之樂。合十年計之。纔得四五月耳。余固愛遨遊。不肯老死。牖下以故。餐風踏月。習爲慣常。雖輪鐵銷殘。亦不唱念家山。破詎當日於此。荒村田野。間獲觀孝子賢婦。令人油然而作白雲親舍思也。又余嘗徧游當世顯者之門。彼縉紳先生者。固未

必能貌似程朱。然未嘗不稱道孔孟。雖案頭有賭具。榻間有煙具。中篝有牆茨口。則津津道倫理。略無愧怍。又千人如一轍也。然而姑婦勃谿。喧囂達戶外。則百不爽一。視此鄉曲細民。有雅鄭之辨焉。嗚呼。可勝太息哉。農家日入而息。恆不繼燭。余則棖觸無端。不能遽寐。行篋中攜有唐人詩集數種。隨手取一卷。倚枕翻檢。寂靜中聞屋外北風號竅如虎嘯。室中燭影乃不搖曳。蓋雖茅屋修葺完好。風不入也。繩牀布被得六尺地。可以舒足。可以高枕。以視渠渠夏屋中之錦茵繡褥。奚擇焉。又况富貴難弋。貧賤可安。夫豈以彼易此哉。蒙莊言齊物。又曰。吾寧曳尾泥塗。旨哉言乎。吾則以之。坐久微倦。瞢然睡去。忽聞有扣關聲甚厲。曰。納我。納我。問爲誰。答言旅客。又曰。德甚幸速。納我。不較。值時店主人皆在睡鄉。余之輿人亦酣睡不醒。余推枕起應之。余本池產。乃此人亦操池音。旅况岑寂。得同鄉共井人。寧不大佳。因思以聲音測之。其人年事尙壯。盛奔波中夜。胡爲者。中流社會歟。抑勞動社會歟。尋思間。門闢入者。著陸軍制服。肩際著包裹二十許。英挺少年也。雖風塵

暗淡。面目黧黑。而英氣見于眉間。既入室。歎曰。室中溫度。視外間。殆差兩月。因向余拱手道驚擾。余笑曰。吾亦旅客。非主人。君池人耶。曰。然。吾自海陽來。昨日負重七十五里。夜半盲行山谷中。今又破曉。奔馳已三日夜。不睡眠矣。生平未喻此苦。時店主人夫婦俱起。客曰。吾餒甚。速予我食。倍汝償。店婦曰。深夜無所得食物。有炒米雞卵耳。客曰。大佳。多多益善。婦自向室隅。爇薪爲炊。余與客相對移時。覺似曾相識。第倉猝不能舉。時地因展詢。閱客曰。馥。度。姓。沈。居池之南郊。余鼓掌曰。然則君乃吾表弟也。浪迹十年。姻亞覲面。都不相識。尊甫館於邑。張氏。吾從之。讀書爾時。吾弟纔牙牙學語。此景如昨日耳。馥度愕然曰。君其歛之。鄭武功耶。於是兩人皆大笑。歡樂苦短。憂愁實多。白駒過隙之中。如此樂事。亦僅有耳。余曰。吾以餬口故。流轉閩粵。四年前乞假歸省。聞吾弟已入陸軍學校。聲譽卓然。老父嘗言。戚族中後起之秀。必推吾弟。徒以人事牽率。欲握手盡一日之歡。不可得。心常耿耿。何圖今日乃相值於此。因憶唐人詩。有問姓驚初見。稱名憶舊容之語。身

歷其境。乃覺其言之親切有味也。店婦進餐。餐爲鍋底飯。以水煮者。佐以芽薑。馥
 嚼而甘之。爲之果腹。已而精神煥發。談吐始豪。若忘其辛苦者。乃爲我言童子時
 事。次言家塾讀書事。復次述學堂中光景。漸及投身軍界之歷史。已乃縱論國事
 之危險。外人之覬覦。官場之腐敗。庸臣之誤國。舌本翻瀾。妙緒泉湧。至沈痛處。激
 昂慷慨。直欲擊碎唾壺。余則危坐敬聽。心賞神契。彷彿泛珠江。登庾嶺。祇覺波瀾
 壯闊。氣象崢嶸。不復知身在茆屋中。也是夜之時刻。乃彌覺其短。高談未已。雄雞
 已鳴。余謂馥度如此闊別。相見爲難。明日盍再留此。稍盡繾綣。馥曰。吾請假兩星
 期。明日渡江。僅不愆期耳。再三日。有野戰實習之舉。不僅光陰不可虛費。軍人尤
 重信。不能留也。余知不可強爲之。憮然因問請假何爲。君言自海陽來。又三日夜
 不睡眠。是何要事。賢勞乃爾。馥變色喟然長歎曰。言之酸鼻。此行歸。吾死友也。余
 初聆馥度言論。卽決爲血性男子。今觀此情狀。乃亟欲知其事始末矣。

馥度曰。吾初至省垣時。聞陸軍學校招考。貿然往應試。與吾聯號坐者。一十六七

少年姣好如女子。而目光炯炯。有威。顧又布袍舊敝。與其貌不相稱。余已奇之。題紙甫下。第見其捉筆疾書。不假思索。僅三十分鐘。已連篇累牘。行且繳卷。時余尙未有一字。乃大驚。留心覘其卷端。署曰云鵬。飛心誌之。試畢出校。值少年於途。趨前致敬。互詢邦族。云自言海陽人。隻身來省應試。寓某巷旅館中。便乞過從。余欣然隨往。云年十七。余十六。兄之傾蓋論交。歡若夙好。翌日云來答拜。因介見余父。父聞其敏捷。思有以試之。扣以書史。應對從容。言辭蘊藉。父大激賞。謂余能自得友。意甚歡慰。時余已探得考試揭曉尙須時。因請于父。謂云君行李蕭條。度旅費必不充裕。兒欲除室居之。藉資攻錯。父笑曰。是吾志也。因亟商之。云云感吾意。慨然允諾。遂下榻焉。此吾兩人訂交之始也。投我紵衣報之。縞帶古人風。誼自謂似之。詎至今日。林青塞黑。相見無期。伐木之詩。不堪再詠矣。因泣下欷歔。已而復自續其辭曰。揭曉後。吾兩人遂同入學校。至今年夏間。凡四閱寒暑。臥則聯牀。坐則接席。每至困倦。輒相勸勉。云君天資絕人。疑義難題。一加思索。無不了。

解同學數百人。無出其右者。就學問。上言之。云實吾良師也。每星期日。則至余家。登堂謁父母。親暱如一家人。校中功課。以智德育爲內場。體育爲外場。同學中內外場鮮有兼美者。蓋國文較深者。年事亦較長。以言尙武。大都謙讓未遑。而身手矯健者。又苦不多識字。雖極淺顯之講義。亦索解不得。是殆過渡時代無可如何之事。云君獨無一事肯落人後。羣以張子房目之。以其狀貌如婦人女子。而又氣概豪邁。不可及也。校中劇烈運動。以有云鵬飛。無敢作第一人想者。每與同學散步荒郊。踞殘碑斷碣。縱談戎機。及國家積弱之故。輒慷慨泣下。有時遠足探險。攀藤捫葛。於崇崖峭壁間。必登躋絕巔。乃已。其抱負之宏。意氣之盛。有如此者。家世旣式微。又孤孽。繼母絕凶悍。迴波詞工。蘆花衣薄。家庭之間。有難言者。而云之爲人。乃如是。殆所謂動心忍性者歟。

其比鄰有老儒張先生者。善風鑑。深契之。嘗謂云曰。以若之資。不難蜚黃騰達。第須善養氣。毋自菲薄耳。因招之入塾讀書。而免其脩脯。五年畢六經。試使爲文。筆

鋒如干將發劓。犀利無匹。張喜曰。不圖孺子乃青出于藍。值陸軍學校招考。張先生憇。憇其父母。又助之金。俾得成行。余與云君交既久。得悉其梗概如是。每談及張先生。輒感激涕零。益自刻勵。曰。吾期不負此知己也。

一日野操於皖公山麓。休息時。羣登山巔。臨絕壁。或謂此間奇險。誰能步虛下者。衆未應。云曰。以言軍人資格。此未許畏難。且崖間較峻處。有小樹可攀。亦未必便顛墜死。余爲諸君前馬。何如。於是以健兒自命者。皆奮臂大呼。願賭生命。至離地三丈處。云誤攀枯枝。枝折。下墜。橐然委身巉巖。亂石間。繼下者見云。據地坐。就問所苦。云搖首。嘔血斗許。旋起立。曰。此無與汝曹事。幸弗張皇。遂從容歸隊。既返校。攻苦如故。劇烈運動如故。半月後。萎憊奇瘳。余疑怪。叩之。不以告也。又數日。方同受圖畫課。云忽顧余。以指書案上。指顫動如風中敗葉。余見狀。大駭。亦不審其所作何字。問之不答。第聞其喉間痰鳴如羹沸釜。中方失措。聞哇然一聲。熱血衝口。出。同學數十人。驚顧失色。教員亦愕然不知所以。余思似此。必無幸。急馳出。召校

役四人來。

校中故有校醫。其人殊便佞。又嗜鴉片。則其學術非可恃可知。且不住堂。蓋彼由有力者推薦來。有恃無恐。召之輒不至。校中月給以數十金薪水。蓋非食功而食志者。余平時亦不注意。此時則恨甚。默念有美教士設醫院於此。當以電話招之。然此必白之監督。非可自主者。時且不暇及此。且思且趨入課室。則衆方環立無措。云面色灰死。其座前二三尺地。嶄然鮮紅者皆血也。倉猝間。卽以教員座椅置云其中。四僕人舁之入樓下病室中。乃謀延醫監督。亦不信彼煙癩醫士。卒從余請。以電話招教士。此時始有人述爾日懸崖顛墜事。余乃恍然于病之緣起。然醫來診視。則血管已裂。不可爲矣。

云於校中別無親屬。惟與余較暱。余旣以云病爲己事。衆亦以看護之責屬余。監督乃詔余。謂云病已無望。謀送之歸。汝可爲檢點書籍行李。余慘然。知校中必不可留矣。尋思云所居爲鄉僻。且家庭如彼。是無殊置之死地。然無可爲計。姑以監

督語微諷之。云不語閉目而呻。余知其不願。乃曰。君歸。延醫不便。留此亦非計。不如暫移余家。吾父母視君猶子。當能盡心看護。則病愈或較速耳。云仍不語。余愀然曰。君疑我乎。以吾兩人交誼。豈共安樂不共患難者。余語至此。聲哽咽。不能自續。云亦淚被其面。強掣余手。吻之以表示其感謝。蓋病中神經衰弱。驟攫悲感。不能語也。其明日遂移余家。延醫湯藥。皆余母料量。余則仍在校肄業。惟課餘歸家一審視之。

嗣是日復一日。終無起色。且漸現敗象。余父母焦灼甚。然無如何。一晚云執余手。喘息而言曰。連日氣促而噎。長別會當不遠。一生碌碌。無所表見。死則填溝壑。亦固其分。但慈母早日見背。不獲觀我成立。此至傷心事。且孤死正邱。首苟得荒墳三尺。傍母而眠。吾目瞑矣。夙歛吾弟。風義能送我歸。請即日行。吾今以遺蛻累君。魂靈之說。若不盡誣。則銜環結草。必有以報也。余聞斯言。如剗刃。余胸慘痛。乃不可名狀。毅然應之曰。必如命。云君乃奮然起。迫余爲檢行李。余駭然。心知危在旦

夕不可行也。以告父母。兩老人亦與余同意。百計慰留之。云執不可。勢難強阻。乃忍淚檢點。握手道珍重而已。適江新船順流下。卽附之。購大通票。抵埠後。云以勞頓益不支。然尙須雇小舟三日。水程達五星鎮。復陸行七十五里。乃抵家也。此時如騎虎背。更難中止。自巨舶至。蘆船又自蘆船至。小舟經無數。困難乃得就緒。余亦憊矣。乃趣舟子晝夜兼程進。幸風利。舟行頗駛。第二日午後。距五星鎮者僅三十里矣。余方向云。君作種種慰藉語。詎彼乃汗出如瀋。浩然長歎。執余手曰。親弟！負負！命也！目瞑口噤。竟長逝矣。

余此時乃如夢魘。不知所可。自常情言之。自當痛哭。然余之旅費。僅十圓。此外尙有銀幣三十枚。則爲余父母及同學贈云。君者。余若不能鎮定。則舟人且橫生枝節。又子身異地。購辦衣衾棺槨。誰復助余。况區區三四十金。填彼等慾壑。且不敷耶。於是欲哭不得。側耳凝聽。聞柔櫓款。乃若相弔。唁而蓬窗間。夕陽衰草。皆慘淡淒涼。久之。余則得一無法之法。決計俟舟傍岸後。負吾友以行。七十五里。一夜可

達。則費省而事較妥。于是問膳視飲。故與死人絮絮語。到鎮已下午五鐘矣。急僮舟人資。更寬給買酒錢。舟人欣然。余乃儘所有。括一囊墜于前。以絮被嚴裹。吾友負之背。更以帶緊束腰際。俾不動搖。又令舟人向街頭購餅乾一斤。麴酒一器。束縛既竟。天已昏黑。云之居曰蒹葭村。詢悉途徑。乃登陸大踏步努力以行。

寒月東升。四顧寥寂。余以估目測量法計之。三里矣。五里矣。十里矣。十五里矣。乃至二十里矣。覺背上所負漸增。其重量視初負時相懸。乃倍蓰。默念程途。尙未至三之一。已困憊如此。後此當復何如。驀見有人迎面來。似亦有所負。稍近。果然其人垢面鶉衣。肩際著稻莖一束。殆乞兒也。余向之點首。曰。借問自五星鎮來。此已幾里。其人略不瞻顧。曰。十五里耳。余爲之爽然。思過行許久。乃僅十五里。又問自此至蒹葭村。尙有幾里。丐曰。吾非此間土著。天寒夜靜。趨前村古廟宿耳。蒹葭村遠近。吾安知之。言已。貿然自去。余生平所見有傲骨者。當以此人爲最。殆所謂貧賤驕人者歟。以勞逸計。吾誠不如此。丐遠甚。卽以余所爲論。亦所謂人世有情物。自

尋其煩惱者何如此。丐之悠然自得。太上忘情哉。且丐之語。余初無所容。心而余則以爲驕。是余猶有蓬之心也。且行且思。又五六里。重量愈增。背與屍雖隔重棉。而溫度相差。時時傳熱。遂覺瘡間如著冰塊。不得已。乃就稍僻之林木中。解帶去繫。臥吾友于地。取酒及餅爲奠。且祝之曰。嗟乎。吾友生死異路。性靈不殊。魂兮。有知。附余首途。送君歸去。傍穴先人。勉從君囑。以慰君心。祝已。悲從中來。放聲大哭。林木蕭蕭。涼月黯淡。遠村犬吠聲。挾風而至。恍惚中。始知此身尙在。人境。吾友殭臥地上。月光映其面色。若白縑。爲之整理其衣。俾得舒展。此時。蛋白質已全體凝定。肌膚冰涼。徹骨肢強。直不可屈。伸余泣然。自語曰。夫豈坐此痛哭可了者。則取酒狂飲。下以餅乾瓶罄。腹果。于是雪涕仍負屍于背。因屍體已殭。故困難乃倍于前。此然一念。此生可爲吾友盡力。止此則心力頓壯。不復畏難。至夜半。行五十里矣。精力疲弊。不復能前。就道旁樹下。倚樹喘息。以殭屍在背。不能坐也。嗣是十里須一休息。復前七八里。須一休息。最後三五里。須一休息矣。凡五止。而天明度所。

行約百里而兼葭村則未至。

余友爲余言。村臨通衢。環村爲溝。村口有橋。橋旁有大樹。爲雷劈空其中。余途次固未經有村落如此者。無已。復努力前進。至日高三丈。余意想中之圖畫。乃突然呈現于前。兼葭村至矣。然此時跬步皆躋行百里者。半九十。乃知古人造語之妙也。

老儒張先生者。號博生。年古稀矣。鬚眉甚偉。殆隱君子之流。臨云君之喪。哭之而慟。云父一老農。殊長厚。飲泣無語。有中年婦抱幼子。喃喃詈洋學堂。不已。詢之。卽云君繼母。余爲之喟然浩歎。出囊中金。購棺木衣衾。略夠敷衍。旣成殮。乃述云君遺言。謂卜兆必傍母塋。遂草草封。余于其墳頭手植一樹。痛哭而返。四年交誼至此。畢矣。

人生如露如電。如夢幻泡影。卽使虎頭燕頰。飛而食肉。亦終必腐骨。何必生之。可樂死之。可悲然。此特玄語耳。以言人事。固當卑之。無甚高論者。况時局大難。若吾

友者。果天假之年。則干城之選。社稷之衛也。能不悲哉。

馥。虔。述。竟。氣。象。愁。慘。余。亦。歎。惋。不。已。曰。吾。弟。風。義。當。于。古。人。中。求。之。叔。季。人。心。礎。薄。安。所。覓。如。此。朋。友。哉。馥。歎。曰。是。亦。不。然。吾。家。固。不。豐。不。役。婢。僕。當。云。病。危。時。擅。留。之。至。家。未。事。前。白。堂。上。旋。思。以。看。護。益。母。氏。劬。勞。心。頗。惴。惴。詎。母。已。覺。之。謂。余。曰。古。人。有。截。髮。留。賓。者。此。舉。甚。當。不。汝。瑕。疵。也。且。小。子。誌。之。人。生。世。上。惟。熱。血。爲。必。不。可。少。否。則。無。團。結。力。進。化。亦。幾。乎。息。矣。余。先。時。頗。以。俠。義。自。負。聞。吾。母。言。乃。知。是。分。內。事。他。日。教。育。溥。及。或。者。吾。所。爲。者。盡。人。能。爲。未。可。知。也。余。益。歎。服。曰。吾。驚。怖。斯。言。猶。河。漢。而。無。極。也。然。則。向。者。猶。淺。測。吾。弟。矣。滄。桑。語。罷。啼。鳥。啾。啾。襲。牖。中。已。透。曙。色。似。催。征。人。之。就。道。者。於。是。悵。然。握。別。勞。燕。東。西。

早歲同學中。或攻苦過當。或運動劇烈。致夭折者。如江陰沙君。同邑程君。華亭余君。吾文中云某。不啻爲之寫照。握管凝想。歷歷在目。令人增宿草之悲。意諸家父兄。未必不歸咎學校。充類至義之盡。亦教育阻力之一原因也。然學校豈

任咎哉。吾願莘莘學子。以守規則爲前提。不循規則。非穩健之道也。博塞讀書。美惡雖異。而亡羊則均。嗚呼。著者自識。

雁聲 朗山原稿

鐵 樵

離杭州城約十多里。有一小鎮市。什麼地名。却記不起來了。名雖市鎮。實在除却幾家雜貨店。同幾家半洋式半中國式的房屋。就與尋常村居無異。晚秋時節。那些人家門前屋後。有許多稻草堆像亭子。晒穀簞像地毯。點綴起來。周圍多種桑樹。桑樹到了秋天。現着蕭瑟的景像。沒有人去理他。人家園裏的樹。却煞是好看。綠油油的葉底。露出嫩綠的黃橙。赤裸裸的枝頭。掛着深紅的朱柿。却沒有一個肯放出牆來。好像這一重牆。專爲這等樹築的。這倒不去管他。單表其中有一家。房屋是半新舊的。樓上却有兩扇百葉窗。窗開處。就看見路上的行人。那半村半郭的所在。行人自然很少。但是。每天四點鐘的時候。却有一個人。風雨不移的。要在這窗下走一次。在這個當兒。那窗子裏面。偏有一個絕世佳人。開着窗眼。巴巴

的。等。候。着。好。一。比。月。暈。而。風。礎。潤。而。雨。那。是。再。不。會。錯。的。如。此。也。非。止。一。日。了。你。道。這。來。往。窗。下。的。是。誰。原。來。是。郵。政。局。裏。一。個。送。信。的。郵。卒。這。一。天。午。後。四。點。鐘。自。然。那。郵。卒。又。來。了。手。拿。着。幾。封。信。低。着。頭。走。過。了。這。百。葉。窗。前。連。頭。也。不。擡。一。擡。一。逕。跑。了。過。去。向。別。家。投。信。去。了。窗。裏。的。人。看。見。郵。卒。已。過。去。就。把。窗。子。關。下。連。歎。了。幾。聲。氣。獨。自。說。道。到。了。明。天。三。個。月。無。信。了。難。道。把。家。都。忘。却。了。麼。難。道。有。什。麼。不。測。麼。從。前。出。門。時。候。的。話。語。你。竟。忘。了。不。成。說。到。這。裏。就。無。緣。無。故。的。哭。起。來。嘴。裏。呢。呢。喃。喃。的。數。說。着。這。聽。得。八。個。字。叫。做。人。生。不。幸。做。了。女。子。其。餘。却。聽。不。清。白。原。來。這。女。子。是。個。新。嫁。娘。去。年。九。月。間。遠。遠。的。從。江。蘇。崇。明。縣。來。做。這。家。的。媳。婦。從。前。是。上。海。什。麼。學。校。的。女。學。生。因。爲。某。校。開。運。動。會。就。與。這。杭。州。人。做。了。萍。水。的。摯。友。彼。時。女。賓。中。不。少。麗。人。而。麗。人。中。最。愛。嬌。最。伶。俐。的。就。是。此。女。注。意。此。女。的。不。獨。杭。州。人。偏。偏。這。女。子。眼。中。不。知。不。覺。的。看。上。了。他。一。千。米。突。競。走。優。勝。的。就。是。這。杭。州。人。當。時。發。表。得。勝。的。姓。名。方。知。此。人。叫。張。世。潮。於。是。兩。

人便心心相印起來。經多少日子。好容易得知了女的姓名。又經多少日子。好容易得知女的家鄉籍貫。又經多少日子。好容易與這女子通信了幾回。今日竟成了夫婦。自然是那千辛萬苦的衆因。結着蜜樣似的甜果。張的母親是最寵兒子的。但爲這一段因緣。却着惱了不少。兒子兩天不吃一粒飯。纔勉強強允許了。結婚以後。如何的如魚似水。如膠似漆。這都不在話下。但是有一件。這位張世兄。結婚之後。那夫婦之間。在旁人看來。是一雙兩好。再都沒有話說。孰知他母親却老大不自在。覺得兒子夫婦之間。親密到十分。便母子之間。隔膜到十分。好像是添了一個媳婦。却平白地丟了一個兒子。一般原來這位老太太。是一世沒有生育過的。世潮的父親。却是一個陳慥。季常不敢納妾。弄了一個外室。到了三十多歲。便去世了。他父親死的時候。這世潮纔得兩歲。張母遵着他父親臨終的遺囑。學着留珠還櫝的故事。把小孩子抱了回來。戚族裏頭都嘖嘖稱讚。說張母賢慧。從此張母也就安心撫孤守節。如今十餘年了。算來膝下只有這個獨子。是他心

肝頭上。一塊肉。用性命相搏。好容易撫養成人的。如今兒子眼孔裏有了媳婦。却沒有了老娘。這不是生生的媳婦把兒子奪了去麼。老人家這麼一個思想。橫亘在胸中。所以膝下雖有了一對佳兒佳婦。心上却添了無數的苦惱。愁煩。然而對了兒子。却又不說什麼。只管拿一肚子悶氣。擺出婆婆的款兒來。發作在媳婦身上。左也不是。右也不是。看見媳婦梳着光光的頭。擦着淡淡的粉。他老人家便勃然大怒。說是冷容。誨淫。第二天便不敢裝飾。只是亂頭粗服的去侍候。婆婆他老人家。又不合式。說是婦人不飾。不敢見舅姑媳婦。到底是女學生。新人物。沒有受過舊教育。穿着布衣。便說媳婦嫌婆婆家窮。故意裝出窮相來。氣我穿着綢衣。又說不知稼穡艱難。我們住在鄉村地方。何必要穿着蝴蝶樣似的真正讀書人打話笑啼。皆罪。這種媳婦。可是不容易做的。一天張母喊着兒子說道。如今殘臘向盡。轉眼便是新春。你前會說要到北京去留學。年紀輕輕。自然應該再用用功。若是要去。還要添做幾件皮衣呢。世潮聽說。就想到愛妻身上。又從愛妻身上想到

慈母身上半晌。答道：家內也有伴了。我可以出門了。開春就去罷。原來這張世潮自從上海畢業回來，因為到處都是人浮于事，看來很不容易尋一個位置。銀錢呢，又在母親手裏不能聽自己恣意揮霍。聽說北京倒是個近水樓臺，不如到北京走走一則可以藉詞向母親多要幾文學費，手頭也活動些。二則將來畢業後，或者有機會能鑽營得一官半職也未可知。主意既定，回家便向老母鬧着要到北京去。當時他母親因為他年紀輕，不放心他出遠門，沒有允許。如今兒子是比從前兩樣了，母親也不像從前了。心想要抵制媳婦，莫如先叫兒子離開他，將兒子打發出去。然後慢慢的擺佈媳婦，嬌鳥弄晴，好花增色，光陰如箭，眨眨眼便是春天。這春天的好處，不須在下饒舌。自古有名的叫做無可奈何天。張世潮在這個當兒預備出門，和着如簧鶯語，偏唱逆耳的驪歌。當着如醒春風，強餐那傷心的別酒。這不是在無可奈何天裏，却要那無可奈何的事麼？元宵前一兩日，就動手收拾行李，看着那大半箱的書，除却幾本英文小說，和幾本英文詩，無事時

還。拿。他。消。遣。消。遣。其。餘。學。校。用。書。自。從。去。年。暑。假。後。和。那。團。扇。一。同。拋。下。簡。直。沒。有。翻。過。一。翻。如。今。倒。像。是。看。見。闊。別。的。泛。泛。朋。友。一。時。叫。不。出。他。的。號。來。呢。不。覺。楞。楞。的。帶。着。幾。分。愧。色。他。那。嬌。滴滴。的。愛。妻。幫。着。他。弄。這。個。弄。那。個。想。起。去。秋。檢。點。嫁。時。衣。裳。情。景。倒。也。彷彿。只。是。悲。歡。不。同。顯。見。得。此。一。時。彼。一。時。了。再。且。如。今。是。張。家。的。人。了。丈。夫。遠。出。鎮。日。伴。了。不。對。頭。的。婆。婆。過。活。說。話。也。要。留。心。走。路。也。要。留。心。那。裏。還。有。做。女。兒。時。候。的。舒。服。呢。想。到。這。裏。那。眼。淚。便。如。斷。線。珍。珠。撲。簌。簌。的。滴。個。不。住。到。了。元。宵。人。家。出。去。看。燈。的。看。燈。看。戲。的。看。戲。他。們。兩。個。人。却。在。樓。上。看。月。世。潮。道。燕。西。我。們。兩。人。也。同。這。個。明。月。一。樣。是。不。能。常。圓。的。明。月。尚。且。如。此。我。們。暫。時。離。別。也。是。極。尋。常。的。事。勸。你。不。必。傷。心。妻。答。道。天。上。的。明。月。到。了。第。二。月。的。今。夜。仍。舊。會。圓。起。來。我。們。到。二。月。裏。看。這。月。時。你。是。北。我。是。南。心。上。如。何。能。過。得。去。呢。二。人。就。半。晌。沒。有。話。世。潮。看。見。妻。的。臉。上。眼。淚。汪。汪。的。好。比。梨。花。帶。雨。就。勉。強。安。慰。道。到。暑。假。也。沒。有。多。少。時。候。橫。豎。不。久。就。回。家。的。何。必。如。此。他。

妻帶哭聲道：你的日子好過，我的日子難過。說了這兩句，再也說不出什麼來了。正月十八，就是世潮離家的日子。十七夜裏，兩個人整整談了一夜的別話。

第二天，吃過早飯，拜別老母。張母看見兒子遠行，也不免揮了數行眼淚。說道：我已經這般年紀了，也捨不得使你出門。但我總想你替父親爭氣。你在外要格外珍重。時時寄信。暑假時千萬歸來一次。世潮垂頭諾諾，就跟着一挑行李去了。從杭州到了上海，到了天津，都一一寫信寄家。到北京後，就把進學校的情形，飲食起居的情形，詳細寫信通知家裏。此後每禮拜必寄一封信。家裏看信的人，寫信的人，自然是他的妻。所以世潮盼望家信，比想看試驗分數還要利害。時光容易，清明過了，又是端午。雖然不到半年，世潮的心裏却覺着比十年八年還要長久些。到了大家攜了扇子上課的時候，學期試驗近了。世潮原來是不大用功的人，想起試驗，即在眼前就大大的用功起來。試驗前五六日，世潮連夜不睡，預備試驗。同班的人也有夜中貪眠的，也有連夜用功的，也有趁着夜闌人靜的。

時候點起燈來抄夾帶的世潮。就是夜中最用功的一人。因為睡眠不足就頭痛。得利害到了。試驗場連最容易的問題也不能隨手寫出來。世潮越試驗越懊惱。越懊惱越頭痛。一禮拜的試驗好容易通過去。世潮就居然變成一個病人。人家熱熱鬧鬧預備歸家。他却睡在寢室裏。連動也不能動。同學的朋友好像籠裏的鳥放出一樣不上三四個鐘頭就跑了。一個空到了薄暮醫生來了。走到世潮牀前就覺得一陣熱氣沖人。驗了體溫是三十九度多。診了脈是每分間百二十多跳。看完了就一直跑出去。連什麼話都沒有。不一會學監帶了齋夫兩人來。說道醫生說你的病狠重。恐怕變成腦膜炎。須往病院暫住數天。方好。車已來了。你就去罷。齋夫們就七手八腳擡了出去。人家都到家裏去過暑假。世潮將在病院裏過暑假了。

家裏的老母少婦。天天盼望世潮回來。是不消說的。有一天郵夫手持一信來。面書張燕西先生手啟。少婦接來一看。知是藁砧的竹報。但字體欹斜。墨痕淺淡。不

比從前筆勢飛舞。有活潑氣象。連忙拆開看時。原來說是有同學朋友病了。舉目無親。自己要盡友誼。陪伴他在醫院養病。暑假不能歸來的話。

看畢不覺失聲道。不歸來了。張母聽到不歸來三字。就頓足道。爲什麼緣故。燕兒把來信說與張母聽。張母就睜着眼說道。差幸不是我兒患病。倘若我兒患病。將恐怕沒有這樣親切的朋友來服侍他。那病人總算運氣了。悔氣的就是我們家裏的人。日日望他回來。白白望了許多日子。燕兒接着說。看這封信的字。狠有不自由的樣子。難道他自己病了不成。想他斷不至如此說謊。但願天保佑在外安吉。就是不回家也罷。張母聽了這句話。厲聲說道。你倒說得好。年紀輕輕的人。說話總不想出門的人。自然有祖宗保佑他。我們在家的。人只好說幾句利市的話。動不動說有病無病。倘若應了你的口。你便怎樣。我前往神隍山求籤。那籤上隱隱的說着。我們家運不好。可不是麼。自從你到我家來。何嘗有什麼喜事。你看那朱媽連雞也管不牢。差不多都被野貓拖去了。燕兒聽了。不覺滿面緋紅。要哭。

起來。又不好意思。原來自從張世潮出門後。沒有一天不受嘲罵。倒也習慣成自然了。

燕兒寫去回信。匯去洋錢後。還是一天一天的等他回來。一天一天的等他的信。來過了半個月。好容易來了一封信。又說友病未愈。不能回來。以此以往。就沒有信了。燕兒沒有一時一刻不掛在心裏。張母也沒有一時一刻不放在口裏。張母每疑心兒子沒良心。又疑心燕兒八字壞。所以記掛兒子。就牽到燕兒身上來。燕兒帶來的朱媽。被張母怒氣沖天的時候。大罵了一頓。也就回轉。崇明去了。燕兒又氣又恨。又羞又怨。也沒一人知道他。午後二四點鐘的時候。天天在樓上等。郵夫送信來。總沒有一天。等得到。今天又看見郵夫跑過去了。想想哭哭。哭哭。怨怨。不知不覺。天又黑下來了。廚娘上來叫吃夜飯。就聽得樓下老太婆。不知爲着什麼事。大罵起來。年紀雖老。聲音却是狠大。好像那破鑼一般。罵道。我爲什麼不早死。我活也沒趣。兒子不把我放在心裏。媳婦不把我放在眼裏。我真是孤鬼了。

隨他們去在外也好在家也好躲在樓上也好躲在坑廁裏也好總多我一個偷沒有我他們就自在了他們也不必逃出去不回來也不必躲起來不見面我讓他們罷燕兒一面聽着一面連忙下去却又爲什麼半晌擡起頭來對媳婦說道你再寫封信給他說他如多我一個我可以出去的我們這一家是祖宗留給他的不是祖宗留給我的可以沒有我不可以沒有他你同他說他從去年下半年起在家裏的時候就沒有我了何必一去不回來呢燕兒低頭垂淚不敢答一聲張母停了一停又放聲哭起來說世潮的父親在世就好了爲何你先去留下我來燕兒也不覺放聲大哭廚娘來勸吃飯也不理他到了七點鐘略吃了飯就冷悄悄的各歸房去燕兒自然想來想去不能睡熟天未明就起來了聽得張母在房內咳嗽知他也早早醒了等到十一時尙未起牀燕兒不免進他房裏去問問安張母說我今天人不爽快任我睡罷燕兒聽了反添出一段新心事到了午後看他還不想吃東西就着廚娘去請醫生下一會醫生來了張母聽說醫生又

不。免。煩。惱。起。來。但。又。不。好。罵。出。口。就。坐。起。請。先。生。進。來。診。脈。先。生。問。了。幾。句。話。診。了。脈。拿。起。筆。來。開。方。燕。兒。立。在。旁。邊。看。着。正。開。了。兩。味。藥。廚。娘。忽。進。來。向。燕。兒。道。有。客。來。了。說。是。從。崇。明。來。的。燕。兒。忙。把。頭。鬢。整。一。整。慌。慌。的。出。來。一。看。原。來。是。燕。兒。的。哥。哥。燕。兒。出。嫁。時。是。這。哥。哥。送。來。的。如。今。還。是。第。二。次。見。面。時。第。一。句。話。就。說。是。我。伴。妹。夫。來。的。燕。兒。忙。問。他。在。何。處。答。道。尚。在。城。裏。又。問。何。不。同。來。答。道。他。實。在。病。得。利。害。了。此。番。是。我。往。北。京。去。接。來。的。他。前。月。有。信。給。我。囑。我。去。接。他。千。萬。不。可。使。家。裏。人。曉。得。免。得。掛。念。那。封。信。還。是。他。人。代。寫。的。我。接。信。後。就。去。接。他。到。了。北。京。看。他。的。病。實。在。不。淺。燕。兒。聽。到。此。忙。問。什。麼。病。在。北。京。什。麼。地。方。養。病。答。道。西。醫。說。是。腦。病。試。驗。後。就。得。了。病。由。學。校。送。到。病。院。去。的。燕。兒。才。曉。得。從。前。的。信。是。假。稱。朋。友。有。病。瞞。着。家。裏。的。忙。進。去。告。與。張。母。聽。張。母。聽。了。就。大。哭。起。來。燕。兒。也。大。哭。開。方。的。醫。生。討。了。無。味。放。下。筆。就。跑。了。客。人。不。免。進。來。說。幾。句。安。慰。的。話。張。母。問。一。路。來。有。人。服。侍。嗎。客。說。有。的。有。的。張。母。又。問。他。在。城。裏。何。以。不。快。

快。回。來。客。略。一。停。頓。又。連。答。回。來。的。回。來。的。請。太。親。母。放。心。燕。兒。就。忍。不。住。的。哭。
張。母。也。哭。客。人。又。安。慰。了。一。番。并。連。說。就。回。來。的。就。回。來。的。燕。兒。焦。急。的。了。不。得。
跟。哥。哥。到。堂。前。來。問。道。究。竟。還。在。不。在。他。哥。連。說。在。的。在。的。燕。兒。相。信。不。過。去。就
指。天。畫。日。的。請。哥。哥。賭。咒。他。哥。停。了。半。晌。又。想。了。半。晌。就。從。袋。裏。取。出。一。封。信。來。
信。面。字。跡。模。糊。確。是。病。人。的。字。迹。細。看。上。面。寫。的。是。燕。西。吾。妻。啓。世。潮。遺。書。燕。兒
看。見。遺。書。兩。字。哭。得。不。轉。聲。就。拿。了。信。跑。了。樓。上。去。他。哥。連。說。不。可。使。太。親。母。知
道。燕。兒。答。說。曉。得。了。來。到。樓。上。急。把。信。開。看。

燕。兒。吾。妻。今。永。別。矣。吾。初。病。時。恐。相。驚。駭。故。祕。之。今。揭。曉。矣。瀕。死。不。能。一。見。生
母。及。君。死。有。餘。恨。吾。病。腦。吾。自。取。之。人。終。有。死。亦。何。惜。吾。不。暇。自。惜。吾。唯。惜。君
吾。兩。人。相。聚。不。及。百。日。君。之。心。苦。君。之。命。薄。從。此。抱。無。窮。之。恨。皆。吾。累。君。也。
燕。兒。讀。到。這。裏。已。不。能。讀。要。放。聲。哭。又。恐。婆。婆。聽。見。哥。哥。正。在。堂。前。百。計。遮。瞞。呢。
停。一。停。又。接。下。讀。

吾何敢以守志相強。惟吾不能孝養。死不償罪。母聞吾死。必不樂生。惟幸善事之。北上時。君以豈蔻囊見贈。此最後紀念物。吾佩之去矣。凶耗勿使老母知。後事惟令兄是賴。他日當銜結報之。八月三日潮絕筆。

燕兒讀了一遍。冷了半截。哭也哭不出來。陡聽得一聲怪叫。彷彿鬼哭。頓覺毛髮森豎。擡頭一望。原來窗外飛過一隻孤雁。觸景傷懷。頓時心碎。想起後來日子。難過。恨不得立時從樓窗跳了下去。做一個墮樓的綠珠。真正是蒼茫雲水闊。此去欲何之。後事如何做。書人就不待而知了。

歐蓼乳瓶

譯稿

鐵樵

歐蓼乳瓶者。鄉人某之少子也。其母嘗命致乳於鄰婦第根。歐蓼不慎。碎盛乳瓶。母怒笞之。羣兒揶揄之。戲呼以乳瓶。因遂得歐蓼乳瓶之雅號。云歐蓼貌猥瑣。軀幹渺小。兩耳可扇風。鼻尤巨大過常。或狀其醜。謂彼面部之有鼻。如小邱。阜上伏一犬也。初讀書於村塾。以工作忙。僅識字而已。歐蓼有兄。執役於城之富商。故歐

蓼幼時卽侍其父操作。纔六七歲。便牧牛羊於山野。稍長。則日夜飼馬。至十二歲時。耕田御車。諳練如成人矣。歐蓼之思想常愉快。雖羣兒侮之。亦笑。或默然。絕不怒也。有時父或詬詈之。則植立敬聽。俟父罵畢。喜笑自若。操作自若。從無人見。歐蓼悻悻者。

歐蓼至十九歲時。其兄應徵兵入伍。父乃挈之。之富商家。使代兄職。歐蓼著兄之靴。御父之外褂。若帽。自以爲衣服麗都。氣象不凡。而城中之店主人視之。殊不當意。

店主人謂其父曰。吾謂若覓一男子來。以代錫米恩。此何能爲者。言次。以目視歐蓼。似歐蓼不足當男子之名稱也者。

其父繩歐蓼能。謂是能調馬。能御車。能種種事。雖貌不揚。固堅韌耐勞動者。主人曰。然則試可乃已。歐蓼遂留主人家。

主人有老母。有妻。有女一子二。長者承父業。已娶。少者曾入大學。以事被放歸。女

公子則仍入學肄業也。

當歐蓼初至時。彼等以其貌侏儒而衣垢敝。以熟視無覩遇之。久之。覺其能。其兄錫米恩不如也。則大悅。稍稍倚任之。事經歐蓼手。無廢弛者。於是歐蓼之事日多。無巨細。咸任之。甲事畢。則治乙事。雖鎮日不稍憩息。而事乃益多。然條理井井。不匝月間。自老主母以至廚娘。無不悅之。亦無一人不役使之矣。

歐蓼乎。速辦此。歐蓼乎。速治彼事。歐蓼！而忘之乎。吾所以語汝者。歐蓼曰。唯唯。否。否。不敢忘。凡此問答語。鎮日觸耳鼓。無間斷。而事無叢脞。自若。歐蓼之愉快。亦自若。

歐蓼奉命惟謹。奔走無停趾。無幾時。乃兄之靴。已綻裂。足趾脫穎。出不良。於行。主人呵之。爲之購新靴。歐蓼著新靴。顧而樂之。惟靴緊窄。已甚。束縛作痛。歐蓼則自恨其足不。就範。又懼。乃父來取工資。見購靴。必詈罵。於是著新靴。後轉鬱鬱不樂。雖嚴冬。沍寒。歐蓼必平旦起。斲薪柴。洒掃飼牛馬。然爐火。擦抹靴鞋。滌茶具。既畢。

室中人乃次第起。則寫字人或命挈取什物。廚娘命治麵包。灌饌具。既乃受命赴市購某物。辦某某事。日向午。則被命赴學校挈女公子歸。忽老主母欲市橄欖。油命歐蓼。歐蓼孕息向街頭買。持歸報命。主人怒曰。來何晏也。他僕婢不當主人意。主人怒罵曰。蠢豕誰令汝爲此者。歐蓼不優爲之耶。則大聲呼。歐蓼。歐蓼應聲。至於是不暇早膳。更不暇午膳。腹餒不可忍。伺隙向廚下覓食。或怒其不以時至。然廚娘憫其勤勞。常貯食待之。

值星期。事必倍於常日。然歐蓼則願星期。蓋恆於是日得小惠。可爲私蓄也。歐蓼之父。常盡取歐蓼之工資。而訾其購靴之不知節用。久之。歐蓼之私蓄得兩羅卜。廚娘勸之購絨製之衛生衫。歐蓼既著衫。生平未喻此福。常開口笑。樂不可支。歐蓼沈默寡言。其母嘗教之祈禱。歐蓼不知何故。須祈禱亦不能憶禱詞。惟早晚拊手於胸。呼上帝而已。

歐蓼居富商家一年。又六月。勤敏操作。猶初至時。一日。忽於思想之中。發明一種。

新。知。識。以。爲。人。類。必。需。品。不。止。衣。食。住。惟。究。是。何。物。又。不。能。指。名。但。覺。此。項。事。物。不。在。衣。食。住。範。圍。之。內。而。同。爲。人。類。必。不。可。少。者。而。已。當。其。初。發。明。此。思。想。時。將。信。將。疑。驚。訝。不。已。也。

歐。蓼。之。新。知。識。何。自。來。乎。其。最。初。啓。迪。之。者。蓋。廚。娘。也。廚。娘。名。尤。的。妮。亞。年。事。可。二。十。已。來。美。姿。首。無。父。母。勤。苦。工。作。略。如。歐。蓼。歐。蓼。事。繁。不。能。以。時。食。留。熱。饌。膳。待。之。者。尤。的。妮。亞。也。歐。蓼。據。案。飲。啗。時。則。坐。其。身。旁。或。支。頤。凝。視。之。歐。蓼。或。目。注。尤。的。妮。亞。尤。的。妮。亞。必。嫣。然。笑。歐。蓼。則。亦。以。笑。答。之。詎。知。緣。此。遂。鑿。開。混。沌。矣。歐。蓼。自。有。新。知。識。以。來。一。日。不。見。尤。的。妮。亞。則。忽。忽。不。樂。自。亦。不。知。何。故。工。作。時。行。走。時。心。之。所。思。無。非。尤。的。妮。亞。者。所。著。袴。有。一。處。爲。尤。的。妮。亞。所。縫。補。者。每。至。辛。苦。疲。弊。時。輒。注。視。補。綴。處。之。紐。痕。以。自。勞。口。中。咄。咄。作。書。空。語。曰。尤。的。妮。亞。竟。日。無。慮。千。百。遍。

凡。可。以。助。歐。蓼。者。尤。的。妮。亞。無。不。爲。之。凡。可。以。助。尤。的。妮。亞。者。歐。蓼。亦。無。不。爲。之。

尤的妮亞嘗語歐蓼以己之身世若何父母逝世若何渠之孀母挈之來此作傭又富商之少子若何以非禮調之已則若何抗拒之尤的妮亞娓娓談無倦意歐蓼凝神敬聽亦略無倦意久之尤的妮亞問歐蓼汝之父母頗願汝有室否歐蓼曰是卽不知但我不願與村中女郎結婚問然則若亦有意中人乎歐蓼覘然曰脫吾愛願者吾願婚尤的妮亞女笑曰汝乳瓶乃亦善說辭吾何爲不願者

主母聞兩人定婚約心勿善也以爲尤的妮亞好女子奈何婚乳瓶乃以語其夫囑阻止之已而歐蓼之父來取工資循例問其子近日無過惡否主人曰渠勤敏猶昔甚善但忽發奇想欲婚吾家廚娘此事吾殊不謂然幸卽教誨之脫不聽命者吾揮之門外矣

某曰嘻此彘亦作春夢洵出人意外矣然主人勿怒某當訓誨之俾勿違主人意乃趨廚下覓其子時歐蓼以事出坐待之

歐蓼歸見父默不作一語父曰吾聞汝近日得有新知識是何事其語我來歐蓼

曰。無。之。父。笑。曰。吾。聞。汝。欲。娶。婦。固。無。之。乎。婚。嫁。以。時。時。至。吾。自。爲。汝。娶。娶。婦。宜。家。室。宜。慎。選。擇。童。稚。何。知。彼。城。中。傭。人。者。蕩。婦。也。胡。可。爲。偶。歐。蓼。竚。立。敬。聽。終。無。一。語。其。父。言。已。復。重。言。之。又。三。言。之。四。言。之。歐。蓼。惟。竚。立。敬。聽。終。無。一。語。久。之。父。曰。吾。今。所。以。語。汝。者。至。切。汝。其。悟。乎。歐。蓼。仍。微。笑。如。他。日。被。詬。時。曰。悟。矣。父。曰。既。悟。必。勿。娶。歐。蓼。曰。諾。得。間。歐。蓼。以。父。語。告。尤。的。妮。亞。謂。婚。事。且。絕。望。尤。的。妮。亞。以。裙。幅。掩。面。涕。不。可。仰。歐。蓼。搖。首。曰。吾。儕。必。如。吾。父。言。父。命。我。勿。娶。吾。已。諾。之。尤。的。妮。亞。益。悲。晚。間。歐。蓼。鍵。窗。時。主。母。曰。歐。蓼。汝。父。語。汝。者。識。之。乎。曰。識。之。必。不。違。父。所。以。命。我。者。且。言。且。閉。各。窗。自。若。然。淚。珠。奪。眶。出。矣。

歐。蓼。嗣。是。更。不。道。及。婚。事。勤。工。作。如。故。若。忘。前。此。事。者。值。節。日。寫。字。人。命。歐。蓼。掃。屋。頂。積。雪。歐。蓼。由。梯。登。屋。掃。畢。忽。冰。滑。其。足。自。高。處。墮。頭。觸。堦。石。橐。然。委。地。尤。的。妮。亞。奔。趨。之。問。傷。何。所。歐。蓼。微。笑。曰。否。否。然。已。不。能。動。乃。以。數。人。舁。之。置。牀。榻。間。醫。來。問。痛。否。曰。否。吾。惟。懼。主。人。怒。我。或。曰。主。人。不。怒。汝。曰。吾。又。懼。吾。父。不。知。衆。允。

作書告其父。臥二日。瀕死。主人乃命人致聲堂中之牧師。尤的妮亞。含淚。臨臥。榻。吞聲。問曰。汝竟死乎。歐蓼曰。安得不死。且死亦遲。早間耳。終當有死時。尤的妮亞。乎。汝厚我。吾感謝甚。復曰。幸哉。彼等阻止。吾儕婚事。否則。今且死。將何以爲。情旋。牧師來。爲之懺悔。歐蓼手自拊胸際。呼上帝。纔一轉側。竟長眠矣。

孽海暗潮

鐵樵

山陰某甲。操申韓術。隻身客江右。恆終年不歸。繼妻餘杭某氏。美而艷。殊色也。又。婉淑。能得姑嫜歡。以是無內顧憂。惟甲已不惑。妻尙妙齡。老夫女妻。終非平等。益。以君輕離別。妾惜韶華。香衾辜負。不能無悒悒也。

甲有中表某乙。世家子。美儀容。顧佻儷。漁色。又雄於財。有所欲。必得乃已。夙涎甲。妻。苦不得間。乃曲意事甲。父母。籠絡婢僕。於是家人咸喜之。偶三數日不至。翁媪。必遣人招之來。久之。甲比鄰。忽欲貨其居宅。宅與甲家。僅一牆隔也。乙以重資。購。得移家居焉。於是陌上羅敷。一變而爲。臣里東家之子矣。

人事奄忽。年華如逝波。行行客子。屈指離家之日。轉瞬已兩易葛裘。見陌頭柳色。不勝尊羹鱸膾之思。於是唱澈念家山。破遂賦歸去來辭。入門。雜悲歡容顏。各相顧。遠人卸裝橐矣。椿萱健在。兒女歡迎。風景不殊。敝廬無恙。則大慰。相與道家常閒話。證小別滄桑。忽忽如夢寤也。

凡人閱世稍久。則眼光特異。魑魅罔兩。無或遁形。况甲主刑席。固日與鬼蜮爲伍者哉。初至家。卽覺乙有異。伺後察言觀色。疑竇更多。然以無佐證。不能決。妻偶以事他往。僅小婢在室。甲忽欲易衣。乃發扃啓箱篋。無意中得書一冊。裝潢華美。狀似珍品。心疑書也。何乃雜置衣箠中。及展卷。則畫圖五色。大體雙也。審視卷端。有圖章。辨爲乙物。甲默不發一語。什襲如故。從容出門。去入夜。被酒歸。作泥醉狀。甲妻聞婢言。主人因易衣。啓某篋。大驚失色。至是見甲。呶呶作醉態。益大懼。歡笑承迎之。甲以模糊醉眼。於燈光掩映中。見妻作豔妝。大悅。吻頰。至再以示情好。婢嫗咸譁笑。曰。主人醉矣。妻微拒之。因問飲何所。沈醉乃爾。甲喃喃作囁語。謂己之愛。

妻甚於生命。狀至。曠衆復譁笑。妻至。是亦釋然。不復志志矣。因扶之入私室。無何。甲漸清醒。向衣囊中摸索。出小盒。啟之。中有藥丸數枚。取一丸吞之。餘仍置囊中。掛衣櫪。相將就寢。問所餌何藥。則小語曰。驢駒媚也。

東方既明。顛倒裳衣。夫婦之好。甚于畫眉。可知。甲忽自詫曰。誤矣。妻問何事。曰。昨某友約赴海門。勾當某某要事。乃以醉忘之。奈何。雖然。速爲我檢行篋。吾且以八句鐘航船行。乃急起盥漱。早膳。膳已。易新衣。命僕負行李。送之。匆匆出門。去。既而僕歸。曰。船解維矣。主人囑歸報。謂此行五日。卽歸。不煩懸念云。甲妻無語。堂上兩老人。則愀然不樂。曰。是何要事。胡載不謀。蓋此行雖小。別然游子。乍歸。驪歌旋唱。倚闥情切。誠有難堪者。

是夜。天陰。月黑。森然。淒冷。街鼓聲斷。萬籟俱寂。惟聞深巷中。犬吠。狺狺然。於時。則有一黑影。越甲家牆垣。直趨甲妻臥室。伏窗際。向室內潛窺。又側耳審聽。似乎極聰明之用者。室中人曰。吾腹痛不可忍。殆患疫。奈何。更一人亦曰。奈何。窗外人屏。

息立不稍動。惟點其首旋室中。有呻吟聲。有嚶嚶。啜泣聲。移時忽又有號叫聲。卽又不聞。凝聽之似爲絮物。擁口號不成聲者。又炊時許。諸聲並寂。室中人悄然啟戶。出而窗外人仍屏息立。不稍動。惟聞風聲淒厲。仰首視天。黝然昏墨。伏窗隙熟視。則見少婦負巨甕入。去封泥傾酒出。乃拔床頭所掛刀向床上僵臥之男子。猛斫如庖丁解牛。然臠割之入酒甕中。室中燈昏。欲蕊少婦手中刀。粲爛有銑。令人股栗。刳割纔已。鄰鷄已再唱。而窗外人亦不知去向矣。

又明日甲自海門歸。自言所事已就緒。幸無差誤。入室見妻展轉床褥。間病不能支。則大駭曰。小別三日。胡遽至此。因亟爲延醫診治。噓寒問暖。體貼入微。婢媪咸竊竊私議。謂主人真情種。甲雖温存。備至。妻則蛾眉深鎖。抑若不勝愁者。甲百端慰解之。終不得當。忽曰。卿久不歸。寧得勿思父母否。妻漫應之。甲曰。以吾遠道歸來。在理宜一往。因屈指自語曰。藥瓶銅爐。夏葛妻曰。君意云何。甲笑曰。以吾久不至。岳家兩肩承一口。去不虞他人竊笑耶。禮物俗尙。輒八吾今僅有其七。奈何言。

次。忽。猛。省。曰。得。之。矣。翁。媪。皆。嗜。酒。妻。不。待。辭。畢。卽。續。曰。甚。善。家。中。藏。釀。以。某。甕。爲。最。不。如。以。此。足。成。八。數。甲。亦。鼓。掌。稱。是。於。是。命。僕。雇。舟。明。旦。遂。發。夫。婦。挈。一。婢。一。僕。自。隨。行。李。疊。疊。中。酒。甕。在。焉。

澄。波。空。明。柔。櫓。款。乃。蓬。窗。啓。處。有。男。子。與。麗。人。並。坐。其。中。則。某。甲。送。妻。歸。寧。也。見。者。方。擬。以。陶。朱。五。湖。詎。知。捧。心。西。子。正。蹙。損。雙。蛾。欲。哭。不。得。

舟。行。第。二。日。風。利。甲。以。船。中。逼。窄。命。僕。移。酒。甕。於。鷁。首。已。則。助。之。旣。而。佯。爲。傾。跌。者。擠。甕。入。水。舟。人。大。譁。謀。泊。舟。出。之。甲。止。之。曰。所。值。無。幾。不。如。聽。之。爭。執。間。舟。行。已。遠。甲。妻。亦。曰。不。必。吾。歸。心。如。矢。不。誤。途。程。所。值。多。矣。甲。稱。是。者。再。遂。行。不。復。顧。於。是。甲。妻。舒。眉。斂。顰。神。氣。稍。爽。蓋。以。憑。證。已。失。自。謂。莫。余。毒。也。

旣。抵。岳。所。至。戚。關。別。待。遇。殷。渥。自。逾。常。度。則。肆。筵。設。席。爲。甲。滌。征。塵。席。間。家。人。團。坐。履。舄。交。錯。酒。酣。翁。忽。曰。壻。在。外。掌。公。牘。更。事。必。多。頗。有。奇。聞。異。事。可。資。談。助。者。乎。甲。笑。曰。是。固。有。之。然。最。奇。者。無。如。某。家。奸。殺。事。翁。曰。奈。何。甲。乃。現。身。說。法。述。己。

所。歷。繪。聲。繪。影。盡。致。淋。漓。衆。皆。不。省。執。箸。凝。聽。而。甲。妻。則。顏。色。灰。死。不。復。有。人。狀。衆。大。駭。疑。其。猝。病。問。所。苦。結。舌。不。能。作。一。語。延。醫。投。藥。忽。忽。若。迷。延。至。明。日。忽。乘。人。不。備。投。環。自。縊。死。闔。宅。麻。亂。不。知。所。爲。甲。轉。詰。其。妻。覓。死。之。由。翁。媪。皆。瞠。目。不。能。對。也。

鞠有黃花

鐵樵

嗜讀小說諸君亦曾一瀏覽繁華夢乎繁華夢者前清光緒之季識官場北里瑣事者也其所敘述皆社會腐敗之尤故作者亦幾以禹鼎溫犀自負然而個中人物會爲如火如荼之革命事業者正不乏人未許一筆抹煞以余所知嬌嬋將軍其可傳者也

將軍所處之地位屢變將軍之稱號亦屢變談者有所忌諱漫以嬌嬋稱之其真姓氏不可究詰僅知其最初時期爲繁華夢中之金菊仙而已時代非遙伊人宛在讀者諸君有熟個中歷史者自不難於草蛇灰線彷彿遇之其尙無姓名漫滅

之憾哉。

有某觀察者爲河南方先生世交。方氏爲北洋貴官。惟觀察言是聽。因之聲勢赫甚。頗事招搖。歲入以數十萬計。或愬某於方。謂聲名平常。方不聽。觀察知方氏爲太后所信任。可恃爲泰山。又方氏最念舊人言。必不能入。於是。有恃無恐。收入益不貲。

觀察豫產。年四十許。軀幹修偉。美丰姿。好貨及色。與賭。凡官場普通嗜好。無不備具。內寵如夫人者。實繁有徒。顧皆北地臙脂。自觀察視之。都不當意。時當道有議移上海製造局者。觀察奉札來滬。與蘇撫滬道商遷局事。留滬半月。事畢。返天津。製造局如故。惟上海寶樹街去一名妓。而觀察之藏嬌屋裏。添得吳娃。蓋嬌嬋。將軍第一時期之歷史。至此而已。畢也。

雀入大水爲蛤。嬌嬋將軍之第二時期面目。改觀。非復金菊仙矣。然在此時期中。與其稱以將軍。毋寧號爲學士。其時。嬌嬋纔十七八。嬌小女郎。爾秀外慧中。動人。

憐惜觀察爲之延師教讀三年遂能作論文若詩詞又善楷法爲人書便面得者珍之第媼頗自視歆然蓋彼居滬上久見洋行買辦認得愛皮西地便爾舉止驕人心豔羨之每語觀察以不識西字爲憾時觀察方爲洋務局總辦聞媼言默然已而京中辦貴胄女學初時定資格甚嚴旋以應者寥寥卒命凡三品大員眷屬皆得入學於是媼大喜黝觀察謂必得入學乃已觀察之侍姬亦大喜咸慫慂其行觀察亦大喜亟贊成之

媼有侍婢絕慧黠謂媼曰阿孃誤矣彼等方嫉孃擅寵明知入學後非星期不得歸故陰行其傾軋奈何自苦墮彼轂中媼笑曰痴丫頭吾在此雖甚矜寵總屬妾媵若旣入貴胄學校則當稱夫人而不如所得不已多耶且吾旣入學主人之金錢將聽吾揮霍而不吝吾何爲不往婢恍然大悟點首會意者再及聞金錢揮霍云云則進忠告曰雖主人不吝惜娘亦無事過揮霍省節用度以爲私蓄不更善耶媼掩口曰汝言良佳具見忠懇吾且畀汝錢買餅餌喫

先是客有薦洋文教習。教婉媿。媿者觀察。詢知係男子。不以爲可。客怪之。曰。公所聘之國文教習。非男子耶。觀察笑曰。凡國文教習。多老師宿儒。其岸然道貌。類不爲女子所歡迎。故用之爲教習。無害。至讀西文者。泰半皆浮薄少年。其一種顧影弄姿之態。與女子之秋波相值。便生愛力。相迎相吸。而絕無拒離力之發生。故女學生而有男教習。最爲危險。吾所極端不贊成者。不然就洋務局中聘一翻譯。得矣。聞者笑之。然不能不歎。觀察防閑女子之周且密也。

吾今且言貴胄學校。學校既名貴胄。則異於平民者可知。然不僅校牌之名稱異。內容亦異。不僅學生之貴賤異。功課亦異。爲教員者。能尸位素餐。便佳。不必有所事事。有所事。事譴謫隨之矣。學生有最貴。有次貴。次貴學生。與平民學堂之學生。遇則視上於彼。其最貴之遇。次貴亦若是而已矣。最貴之學生。爲福音。爲格格。爲父兒。漢濟大半皆愛新覺羅氏。最畏英文。每英文教員授課。輒疾首蹙額。纔教得一兩句。學生中便有呼 *Stop* 者。若教至三句以上。則全堂一致。皆此一字之聲音。

如山。鳴谷。應然。以故。經兩。學期。之久而。潑拉。禡乃。未及。半。惟服。御最。豪侈。學生。每學。期之。消耗。費平均。每人。千元。傭嫗。亦被。紈素。生計。程度。之高。誠不。愧爲。學堂。而貴。胄者。

婉嬾之在學中。其地位爲次貴學生。然善交際。工酬應。且成績最優。又不自矜伐。監督某老福晉。最鍾愛之。每王爺貝子來校參觀。則婉嬾爲班長。應對周旋。無或隕越。聲華藉甚。不但最貴學生垂青目。卽宮中亦聞其名。久之。遂由某貴人認爲義女。婉嬾上五萬金爲寄母壽。貴人大喜。問所欲。婉嬾曰。兒無欲也。其明日觀察。以道員特旨授直藩矣。

未幾。皇帝太后俱升遐。隨陽之雁。各鼓翅奮翼。以謀稻粱。於是政界大變。方先生亦休致。觀察故多怨。至是驟失輿援。懼爲人所中傷。亟引疾乞休。檢點囊橐。得見金八十餘萬。顧視左右。清聲便體。曲眉豐頰者。得十有一人。啞然自笑。曰。吾其爲陶朱公矣。於是載重貲。挾美妾。買棹南下。置不動產於南京。曰。此地爲江南首都。

多佳山水。其人物。暫而多智。吾居此。欲以昌吾後也。

觀察有弟仲。爲人幹練有才。家事悉委任之。觀察則醇酒婦人。惟日不足。媿嬭自爲貴胄學生。已稍稍自重。迨爲某福晉義女。資望益隆。居然命婦。於是益尊。其瞻視不輕。以色笑假人家中人。無不畏仲。仲獨畏媿嬭。有所命。恭順將事。觀察亦畏媿嬭。偶觀察與羣雌。嬉爲媿嬭所見。輒嚴詞呵叱。不稍貸積威約之漸。歟。抑亦有所挾而然耶。

戚串有慶弔事。媿嬭則朝珠補服。以臨之。學界有集會演說事。媿嬭則辮髮革履。以臨之。旣因方而爲珪。亦遇圓而成璧。媿嬭有焉。於是女學士之名大噪。識與不識。無不知者。故曰毋寧諡之以學士也。

由此更繼續言之。是媿嬭第三時期矣。其出身爲名妓。其入世爲女學生。然獨以將軍稱者。則此第三時期爲之也。一夫多妻。苦海也。而觀察以爲樂境。世誠有樂此不疲者。然觀察則樂之旣久。遂成勞瘵。步履須人。於是姬妾皆紛紛遁去。廣田。

自荒者結果不過如此。觀察雖恨恨無如何也。辛亥八月望日。觀察力疾起。與未去諸姬飲於庭中。作團圓會。諸姬本十一人。時則四人。僅存類都老大且隸黑籍。觀察亦不甚愛惜。惟於婉嬾則甚愧。對嘗曰。吾視卿如天人而自慚形穢也。婉嬾轉慰藉之。是夕座中人皆努力談笑。然終不能歡。惟強酒而已。觀察大醉。令人召仲。至歎曰。吾病已深。不能即愈。此三數人者。亦終不可留。不如及早遣去。數人者皆掩面嗚咽。涕不可仰。觀察又曰。彼等待我久。吾亦不忍薄待。平日分給彼等之珠花金釧。可悉聽攜去。外加給五百金作度資。諸姬人聽至此。益大哭。觀察亦淒絕。淚皆熒然。目視婉嬾。婉嬾已喻其意。時中庭月色如水。侍婢方陳瓜果祀姮娥。婉嬾指中庭月光。目視觀察。慷慨設誓曰。脫我有去志者。有如此月。觀察泫然執婉嬾手而哭。方繾綣間。忽督署有密函遞至。先是觀察未廢時。曾向江督張安圃求差事。張許之而未得當。幕府某與觀察最暱。今信即從某來者。觀察闢信函時。自言曰。國家多事。人才缺乏。恐又須力疾從公矣。言次。函已發。讀三數行。色驟變。

則書中所言革命黨起事之警信也。畧言本日督署得湖北密電一萬急。革氛甚惡。得密報。黨人准今晚起事。廣州長沙武昌安慶南京同時並發。此間已拿獲大批軍火。云云。督帥已於今晚發緊急命令。城內外一律戒嚴。看來景象不妙。前日一方之數。乞速知照前途。立即代換金葉。此是弟與小妾養命之源。千乞勿誤。如無金葉。外國銀行鈔票亦可。觀察讀至此。手顫氣蹙。舌本木強。書尾尙有數語。字迹爲密圈所掩。不甚可辨。卽置不復閱。衆競問何事。觀察不答。審視之。則已暈去。於是皆大驚。捉髮者。搯脣者。嚙踵者。紛如亂麻。驚喉。簧舌。呼老爺。號且哭者。聲震瓦屋。幸此時未去。姬妾尙有數人。益以慧婢俊僕充塞滿前。故尙覺不甚寂寞。已而醫來。諸姬妾雖不避去。然見外人至。色頓莊。紛擾亦旋已。醫生頭腦殊冷靜。切脈已。又然燭視顏色。默不一語。第言宜速移置臥榻。遂偕伸出。至花廳。從容書方藥。時媿嬪獨至廳。所問無害。不醫。曰。前日吾言用皮硝擦手足。掌心曾試辦否。曰。已照辦。曰。然則相火當不復動。胡遽至此。仲告以接督署消息。知革命。

黨將起事。遂暈去。醫拍案曰：是矣。吾固疑必驟遇非常事。大約憲台最恨革黨。今聞若輩又且蠢動。不覺動怒。經云：暴怒傷肝。況憲台乃體魄虛弱之人。肝陽上燿。則爲厥暈。宜其有此。然固無害。因俯首作沈思狀。自言曰：鉤藤、甘菊、左金、蒺藜、冬瓜子、旋提筆疾書。須臾方成。曰：一服後尙須復診。時媿嬭尙傍窗立。仲以醫方授之。醫忽歎曰：今之督撫若皆能如憲台之忠君愛國。革命黨何足畏哉。言已復長歎。歎聲既畢。則起立拱手辭去。及門與媿嬭相值。媿嬭停步。身微側。面向視庭中花。蓋所以讓醫生行者而柔蕙纖腕間之寶氣珠心。觸醫生視線。醫目視仲。仲小語曰：此家嫂。醫生僂僂趨進。俯首立笑而言曰：不知是憲太太。因連屈其膝。媿嬭退半步。交兩手。似作答者意。穆如也。

至明日。革命黨之消息寂然。觀察亦稍蘇。惟精力則益憊。不能與侍姬中有二姑者。與媿嬭最密。兩人心事彼此交相知。二姑故漢口妓。久有去志。至是乃不能復留。私謂媿嬭曰：吾有私蓄現金三千。畏仲氏無由攜去。吾知姊終亦必去。去必至。

上海吾今先至上海。此三千金敢以相累。他日煩匯劃。感且無。既時謠言未息。金貨價驟漲。中國銀行紙幣頗滯。故二姑以此爲託也。

二姑至滬。於滬寧車站附近某里。賃屋一椽。雇傭嫗一。購寧波木器數事。衣飾服御。稱之苟有。苟完。有公子荆居室。氣象一星期許。見電車賣票人悅之。相與俱歸。二姑出身倡家。爲貴人侍姬。綵羅被縠。爭妍取憐。亦可謂曾經滄海者矣。而能自苦如此。豈勤破富貴。浮雲繁華。夢幻故絢爛之極。平淡如此歟。

婉孌之居南京。既富而多金。又有新學頭銜。以爲號。召交遊。既廣。聲價愈隆。遂爲某女學之監督。某師範之校董。某團體之名譽贊成。員。婉孌益自喜。一車一馬。僕僕道途。席不暇暖矣。

革命軍既起。事四方響應。熱血志士如久蟄得啓。久懣得噫。雖村農野老。牧豎販夫。亦無不額手稱慶。知專制之宜剷除。而最奇者。則女子軍也。瑣屑米鹽。惟議酒食塗抹脂粉。祇受人憐。因之近年以來。頗爲世界所詬病。一吾國女子。不過男子。

玩物一語。幾於在在聞之。又豈知時勢造英雄。英雄造時勢。革命爲專制。產兒女子軍。遂爲革命產兒哉。向之所謂玩物者。今乃執干戈以衛社稷。其所以一蹴幾此原因。至爲複雜。茲且不暇推論。而一言蔽之。要非吾儕目論之士所及料也。說者謂志士之血如湯。而報紙則薪也。薪苟燃。湯必熱。燃果熾。熱且沸。是故當專制未倒之日。革軍已起之時。其有東林暴客。荏苒渠魁。聞風響應。揭竿以起者。報紙無不援善善之義。特筆褒之。慕義疆仁。誰不如我。女子有平等思想者。自然投袂起矣。雖然。報紙曾鼓吹國民捐。至今卒無大效。豈愛錢甚於生命。故雖燃不熱。歟。然則是說也。吾終疑之。

女子革命軍之名詞。既發現於亞東大陸各校女生。無不願執爨爲前驅者。教習無法阻止。則以委之父兄。以余所聞。有恨其父兄無程度。而欲先行家庭革命者。然卒能蒙都帥批准。給予槍械。於是萃粉黛之貔貅。成燕脂之鸚鵡。雖頑固父母。亦無由私其掌珠。隋有朱木蘭。宋有梁紅玉。今之木蘭紅玉。千百成羣。古人自無。

由專美於前。卽歐洲列強。號稱先進。而爲女子者。類不肯盡當兵之義務。挈長較短。碧眼兒。其不能不輸我一籌矣。

女子革命軍。旣成立。當事者。乃搜羅英雌。廣延閨傑。盛名鼎鼎之。婉嬪將軍。則投身軍界。爲名世之人才。然將軍固非純乎純之。被動其位置。大約在標統協統之間。惟女子軍。旣未成。鎮自無相當之官階。可爲比例。且談者旣含糊。其詞則亦無從說明。僅諡之曰將軍而已。

辛亥十月初八。江浙聯軍與滿清軍會戰。相遇於孤樹村。時滿清軍屢挫。我軍氣益盛。方兩軍酣戰時。適女子軍自滬上來。婉嬪將軍謁統帥已。卽欲出戰。統帥固止之。謂遠道初至。宜稍休息。將軍必欲戰。備言女子軍銳氣方盛。吾欲乘此銳氣。搴旗斬將。一雪女子荏弱之讐言。及今不戰。是自老也。抵掌而談。神采飛越。雖伶界名角。演穆柯寨。無其勇概。統帥亦壯之。惟終不許出戰。將軍疑其怯。不悅而退。明日。聯隊攻獅子山。婉嬪將軍復固請助戰。統帥不得已。許之。囑曰。兵凶戰危。諸

君既必欲出戰。自是熱心爲國。某亦何敢阻尼。灰志士之心。然必慎之又慎。若萬不得已。幸勿輕入戰線。第觀戰壯威足矣。將軍怫然曰。此卽統帥之軍令乎。統帥曰。然。此吾令也。將軍退而語人曰。統帥亦處士虛聲哉。奈何畏。若此時無英雄。遂令豎子成名。言下浩歎。

是日。日卓午。女子軍拔隊進行。行二十里。日薄暮矣。軍人多未經跋涉。雖大半天。足而脛。痠。跌。腫。不能支。於是席地坐藉草。眠不復能受軍令約束。雖以將軍意氣之盛。亦覺憊不能興。頗不加督責於其所屬。蓋不忍以己所不欲施之於人也。女子軍戰績彰彰在人耳目。豈容悠悠之口肆意雌黃。第有一事頗不失實。摭錄於此。藉供談助。

天寶城之役。聯軍血戰達一晝夜。據老於軍事者之言。滿清軍所用礮彈。多鑽入土內。不能爆發。因之聯軍未受大創。蓋此等礮彈。乃用以攻礮臺或鐵甲兵輪者。用以野戰。殊不適宜。其原因或當時軍火垂罄。故急不暇擇。否則因清軍礮兵已

有反正意。所以出此。至十一之夜。滿將遁去。城上有少數兵士迎降。聯軍搜地雷。焚之。十二乃入。南京城絕巨。直徑可三數十里。平時有火車往來城中。以便行人。自有戰事。交通阻梗。城中尙有未遷避居民。於聯軍排隊入城時。皆焚香爇燭。以示歡迎。女子軍亦在衆中。惟吾書中之媿嬭將軍。則坐肩輿。讀者勿疑將軍師。清官派。示人以體制尊崇也。以將軍嶄新人物。安得如此。腐敗特向居錦繡叢中。本非軍人材料。第以愛國心熱。遂爾奮不顧身。迨強敵既退。血亦不沸。道途遙遠。步履。佹。宜其不可徒行矣。

南京既破。和議遂開。造時勢之英雄。頗皆志得意滿。獨女子軍紛紛散去。各種報紙。皆連篇累牘。記議和事。對女子軍之態度。殊覺冷淡。此時女界之血。有釜底抽薪之象。熱度銳減。浸假由沸點墮落。以至冰點。旋又有一二健者。組織團體。以爭女子參政權。相號召。將軍雖曾讀書識字。然於政權之有無。頗不注意。顧而去之。

當南京戒嚴之日。正觀察病危之時。幸觀察與滿將有素。得免蹂躪。厥後滿將逃去。又以將軍故。得邀民軍特別保護。資產眷口。竟得無恙。亦遂不思避地矣。將軍既不雄飛。退而雌伏。見觀察奄奄一息。生意已盡。然又不遽死。因忽忽不樂。旋未去之某姬。與俊僕通事。洩觀察與弟仲謀置之死地。婉孌歎曰。是豺狼也不可與居。因浩然有志去。

壬子三月。時局大定。民國成立矣。雖荆棘。瀾漫財源。枯竭而滬上一隅。春光駘蕩。晴日媚人。危幕間燕語呢喃。尤呈一種可憐景象。鄙諺有曰。儒變醫。菜變齏。有某甲者。懸壺租界。蓋變齏之菜也。美丰姿。工媚術。聲名狼籍。生涯殊寂寞。一日方窮愁無聊。臥榻上吸芙蓉膏。自遣。忽有驚鴻。豔影翩然而來。甲疑是病人就診者。而驚其美豔。不覺舉止失措。麗人笑曰。風采猶昔。別來固無恙乎。甲益迷惑。審視移時。始審爲十年前寶樹。衎衎之舊雨。乃大驚喜。

甲足恭曰。聞君已爲一品夫人。自問雲泥分隔。何期今日得復見君。言次。淚皆熒

然。又。曰。昨。夜。燈。花。再。爆。固。知。必。有。喜。事。詎。知。是。貴。人。親。辱。玉。趾。麗。人。颯。然。曰。君。晚。間。燃。何。燈。甲。笑。指。煤。氣。燈。曰。不。敢。打。誑。語。十。二。鐘。後。此。燈。卽。息。吾。燃。洋。燭。繼。之。故。有。花。也。夫。人。何。自。來。滬。寓。何。所。光。復。時。未。受。驚。耶。麗。人。笑。曰。吾。非。夫。人。乃。故。將。軍。也。因。具。道。別。來。滄。海。情。誼。殷。殷。有。故。人。意。爲。留。膳。乃。別。別。時。謂。甲。曰。吾。此。來。已。決。意。作。出。山。泉。水。然。非。別。抱。琵琶。重。張。豔。幟。之。謂。吾。雖。賤。質。已。曾。受。高。等。教。育。豈。肯。效。馮。婦。且。夫。己。氏。雖。失。勢。然。彼。固。河。南。方。先。生。舊。人。有。威。可。假。故。吾。宜。埋。頭。斂。迹。以。自。遠。禍。然。吾。居。旅。館。不。便。乞。爲。覓。一。枝。棲。息。處。又。須。爲。我。購。器。具。雇。婢。僕。及。布。置。一。切。從。前。舊。相。識。已。風。流。雲。散。然。多。浮。薄。子。弟。吾。亦。不。甚。憶。之。長。相。憶。者。惟。君。耳。我。兩。人。有。香。火。緣。故。敢。以。瑣。事。相。託。甲。復。狂。喜。

將。軍。自。言。有。私。蓄。八。千。金。然。珍。珠。壓。髻。鑽石。垂。璫。所。值。已。在。三。萬。金。以。上。甲。涎。其。富。有。效。奔。走。甚。勤。且。貸。於。戚。串。爲。購。精。緻。之。人。力。車。以。媚。之。媿。媿。賞。甲。謹。愿。留。之。宿。修。舊。好。焉。

於是甲誇於衆。謂己已富翁。矚甲者審之。確則亦大喜。語人曰。吾好友某。甲已貧。兒暴富。則有向甲索負者。稱貸者。時婉嬭與甲儼然夫婦。然婉嬭者聰明人。又備歷諸社會。固非易與者。凡錢物出納。不假手於人。甲僅仰給日用而已。貸者不遂。欲則大怒。甲固家有悍婦。居丹陽鄉間。怒者則以計招之來。來則河東獅子吼聲。震隣里。於是展轉相告。以爲談助。然都不甚了了。不知婉嬭何許人也。

上海法租界某處。有大書金公館。榜於門者。蓋將軍第也。一日忽爲偵探者。四五人監守之。婉嬭亦大忙。出入於會審公堂。鄰里初疑是甲婦。控訴有好事者。欲得其真相。尾之入公廨。則與對質者。乃嫁與電車人之二姑也。

二姑謂婉嬭負彼三千金。而婉嬭則轉謂二姑吞沒鉅款。乃已由南京匯上海。託二姑爲之存入外國銀行者。然無匯單。可證銀數。時日又不肯質言。指東畫西。語多遁飾。問官窮究之。遂盡吐以上事。於是婉嬭將軍之歷史知之者。遂多已而兩造皆自願寢事。案遂得結。

媿。媿。忽與甲斷絕。關係。或問故。則悻悻曰。彼悍婦。曉曉不休。吾何爲出貲買媿妾名。曰。然則將擇人而事乎。則搖首曰。否。所攜出者。且三十萬金。吾將用此貲辦一女學。以成吾名。問者亟稱賞之。但媿媿果踐言否。則尙是未來事。今且無由逆億也。

鐵樵曰。毘陵西北丹陽之境。有山曰九陵。吾家遠祖之墓在焉。童時常至其地。岡巒瘦縐。林木滃翳。如置身畫圖。滌去塵俗。然山中居民類榛榛。如上古。原人猶憶當日土人以蛙菌者相餉。菌類麻菇。而巨味如生半夏。纒一咀嚼。舌本鈍麻。不堪下咽。詢之。則山中人視此爲美饌也。余撰是篇。旣竟。以示友某。友曰。君亦知媿媿故。金牛鎮土倡。而九陵山中之土人子乎。彼由金牛而無錫。而蘇州。而上海。遂有以後事。以彼山僻不文之區。而產此尤物。且爲妓以色藝著。爲學生以聲譽著。爲將軍爲夫人。無所之不嶄然露頭角焉。當時浣紗伴。莫得同事歸。將軍之身世。寧不奇哉。余亦爲之憮然爲問。曰。奇已而笑曰。以媿媿而

曾飽飫蛙菌。真奇之又奇者也。

洞庭客話

鐵樵

明社既屋。子遺黎民。抱攘夷主義。創爲祕密會社。豪傑之士。爭歸附之。雖未有效。然個中人。輕生死。重然諾。疾病顛危。相扶持。而復羣策羣力。誅鋤貪暴。其爲團體。視晚近來。醉心歐化者之所爲。殆有過之無不及者。滿清政府。以其害己也。名之曰匪。衆人不察。亦從而匪之。再傳而後。忘其本旨。人格亦稍下矣。然而條律井嚴。組織完善。非無賴惡漢。盲無知識者之所能爲。有斷然者。以余所聞。其大畧可得言焉。

當滿清光緒之季年。朝多倖位。野多游民。政偷俗敝。於是此種祕密會社之勢力。日益膨脹。蔓延幾全中國。川滇兩廣。湘黔諸省。爲盛。支分派別。無統一機關。然能互相扶持。在遠不遺。其每部落之組織。有行政司法交通祕書諸官。守會中人。尙平等相稱。以兄弟崇信義。均財貨。同患難。有似乎今之社會黨人。刑罰最嚴酷。有

則耳。抉目。砍手足。上刀山。諸名色。受刑者以慷慨就命爲價值。呼手予手。呼足予足。無難色。無呻吟聲。則爲英雄。羣相贊美。其刑律頗繁。懸爲厲禁。者爲奸淫。虐殺。犯奸淫。虐殺。上刀山矣。會首曰老大哥。又曰老龍頭。聚會時以草束龍頭跨之。故名。聚會無定期。龍頭以命令行之。會集曰開山堂。每開山堂。至少亦數千人。其有改訂暗號。增損規條。則大舉。或至數十萬人。其品秩次於老龍頭者曰正龍頭。復次曰副龍頭。復次曰大哥。大哥有仁義禮智諸字號。以次坐列。中央置方桌。疊以椅。草束龍頭於其前。如此者凡三。三龍頭箕踞之。其裝束最奇特。著大袍。衷甲。頂盔。綴長雉尾。一足著靴。一足著草履。若曰江山未定。不遑寧處。有文事亦有武備也。其有新入會者。左手然香一束。右手握刀。誓曰同復山河。死生以之。有逾此盟身如香分。則以刀斫香斷。星火燦然。儀式畢矣。相見禮節亦絕單簡。老龍頭與正龍頭遇。舉兩手橋拇指搖之。副龍頭舉一手。大哥則以左手加右手之腕。有加至肘者。有至胸者。則皆下於大哥者也。其最下級。垂手矮身。故相遇一舉手。則知其

爲個中人。且知其品秩。後爲官吏發覺。多所更改。遂不劃一。惟大會時仍搖指。隱語甚夥。有抄本盈寸。曰海底展轉傳抄。非外管事不能悉。外管事所謂交通部者也。隱語暗號。經一次修訂。則通告各山堂。山堂大者。轄及數省。小亦數府。惟不相統屬。故有隙。則率其徒互毆。名打保子。死傷。則以土自掩。會員往來全國。不必名一錢。所至都會若市集。先謁外管。曰拜碼頭。對暗號。問隱語。曰拖條子。均符曰拖順。則引見老龍頭。介紹各兄弟。待以賓禮。他往復量程爲贖。豐殺視位之高下。穿窬小偷亦在會中。但賤視之。亦須拜碼頭。方得行竊。徵其所獲。十三四。以爲公費。需鉅款時。則拖隊伍。拖隊伍者。攬金越貨之代名詞也。由老龍頭遣兵調將。派諳練者領隊。伺要隘。此領隊者名提口袋。號令所從出也。余客歲曾於洞庭舟中遇一人。虬髯虎眉。舉止袒率。語樸誠而豪放。被酒後爲余言川中隊伍大家陳老二。李麻子事。娓娓竟日。如數掌上。螺紋聽至。快意處。輒爲浮大白也。

客之言曰。拖隊伍須有大研究。非可鹵莽從事也。全隊伍分內外二部。內部內管

事掌之主賞罰調遣約束。外部外管事掌之。司偵探調查事。旅人行囊之肥量。程途之所從出。悉報告口袋。口袋示行期於內管事。及期誓師。衆圍坐。人有酒一碗。管事宣誓言已。執一雄雞割之。徧滴雞血於酒碗。衆大呼曰。遵命。則舉酒鯨飲。飲已。執械逕行。詣所預定之要隘。譬如駐隊三峽。則重慶宜昌沙市漢口皆有。專探旅客一舉動。無不知之。隊伍進行時。每人挈冰糖半斤。問所用。曰。此新軍之水瓶也。冰糖能生津液。含之走數十里不渴。且取攜視水瓶便。故用之。每值敵人追緝時。則令善擊射者數十人爲殿。前隊押金帛。過要隘。插標記。殿者至此。須力禦數小時。至第二要隘。亦如之。如是數次。前隊已遠。則揚長俱逸。每一拖隊伍。所得輒數十萬。少亦數萬。千百所不屑也。如追者甚力。則遺銀一箭。帛數十束。曰。買路錢。復相逼不捨。則聚衆力戰。必有大死傷。川湘黔滇諸防營。深諳此道。得金帛後。遽反旆矣。

鄂人某宦川中。以善搜括聞。歷十餘年。頂珠紅矣。運動京中某權貴。得調江寧藩

司。值。秋。高。水。涸。舟。不。可。通。慮。陸。行。多。盜。嚴。備。之。舁。行。李。者。以。千。計。益。以。衛。兵。數。百。人。絡。繹。道。上。綿。亙。至。數。里。聲。勢。甚。赫。開。萬。間。有。大。盜。曰。陳。老。三。得。部。下。報。告。大。喜。思。攫。取。之。或。言。備。嚴。人。多。著。手。不。易。則。掀。髯。笑。曰。老。夫。固。操。刀。以。割。目。無。全。牛。者。也。繼。又。續。得。報。告。謂。黃。白。約。三。數。十。萬。珠。寶。倍。之。陳。作。色。曰。肥。哉。因。選。精。壯。者。百。餘。人。牛。五。十。頭。授。以。計。令。如。法。泡。製。陳。所。據。山。驛。路。出。其。下。岡。巒。起。伏。亙。官。道。可。十。七。八。里。山。下。道。旁。每。五。里。許。有。茆。屋。數。十。家。輒。見。酒。帘。飄。揚。風。中。山。中。林。木。翳。翳。羊。腸。險。巖。入。其。中。者。第。見。翠。嶂。拔。起。鳥。道。橫。空。而。已。逾。峻。嶺。百。數。十。里。爲。大。江。蘆。葦。菁。密。碎。石。如。斗。小。艇。數。十。潛。艤。水。涘。凡。有。所。得。初。藏。山。中。嗣。由。此。分。運。長。江。一。帶。貨。之。其。所。賴。以。爲。尾。閘。之。宣。洩。者。如。是。某。旣。抵。萬。盛。傳。有。盜。擬。襲。奪。不。敢。前。然。延。宕。非。計。且。無。可。繞。道。不。得。已。更。益。衛。兵。令。槍。皆。實。子。彈。備。戰。日。旰。漸。近。山。麓。見。林。木。甚。惡。大。疑。令。騎。者。探。而。後。進。復。十。餘。里。路。窄。僅。容。一。車。馬。兩。旁。層。崖。如。削。林。木。間。鷓。鴒。見。人。驚。起。聲。格。磔。應。山。谷。某。則。大。懼。以。爲。有。盜。則。殆。矣。已。而。漸。出。谷。

竟無異心。稍安復十數里。彌望荒落。忽見山坡間有一人類樵者。亟命人往詢近處有無小市集。樵曰：「距此六七里有居民數十家。可投宿。背山面路之茆屋是也。過此以往須四五十里。今日不及矣。」問有強盜否。樵沈吟曰：「盜卽不知。惟山中有虎。常出食人。畜吾儕皆畏之。言已擔柴自去。問者以告某。某喜陰念。既有虎。殆無盜。且多人虎亦不足畏。方凝想間。陡見前面高峯插天。衆憚登陟。相顧色駭。某頗以樵言自慰。亦不疑慮。已而果見有茆屋倚山臨路者數十家。雞鳴狗吠。儼然村落。日已夕矣。於是遣人商宿處。此數十家中有爲客店者。有爲沽肆者。見大宗買賣皆笑。遂顏開。然人多不能容。行李輜重及某之眷屬。勉強得屋宇覆庇。餘人皆求蔭於大樹。若巖石。安置粗定。村中人宰豬割雞。狀至忙碌。已又出藏釀餉客。酒味芳冽。而值褊廉。衆大悅。爭取飲沽肆數家。有酒三數十甕。頃刻都盡。某見兵士若昇夫皆露宿。已獨得安處。此頑固貪暴之專制國官吏。忽然有平等思想。心惴惴不自安。因向衆兵士霽顏道歉。見衆方歡呼鯨飲。初無怨言。心始安帖。入夜展

轉不成寐。坐起四顧。纍纍堆疊者。皆箱篋也。屋角土壁破處。秋風瑟瑟。燈影搖搖。屋頂有物垂垂。搖曳如流蘇。色黝黯。審視之。辨爲蛛絲。若塵繭。瞥見屋角有星光。漏入。轉念天幸。不雨不然殆矣。忽聞遠遠有聲如狼嗥。響震山谷者。側耳審聽。則又非是。殆兵士及夫役。鼾睡之。齟聲也。因太息。時三鼓方將睡去。忽呼。嘯聲自遠。而至山鳴谷應。如風起水湧。聲勢萬千。乃大驚。知有變。急呼左右。無應者。遍蹴之。酣臥不能起。動有一二起者。駭絕無人色。不知所爲。而赳赳者。執大刀闊斧。破扉入矣。捉醒者反繫之。從容輦金帛財貨。并執主人以行。逾山岡。至一草寨。踞案高坐者。陳老三也。三數人曳某入。捧之使跪。某至此知無幸。不敢自大。命跪。卽跪。不稍抗。老三含笑向之。熟視鬢顏。詢姓名籍貫官階。某俱告之。有乞憐意。老三大怒。拍案罵曰。狗官怪道汝有如許啓發。原來以媚骨易得來。啓發者彼等隱語。蓋貨財也。某俯伏惶恐。而對曰。是是。老三益大怒。戟指呵之曰。若爲監司大員。不惜對強盜作此態。可見汝平日搖尾乞憐狀。吾殺汝如殺一狗。直不屑以汝齷齪血污。

乃公刃。乃命健兒數輩。褫其衣。移數百斤巨石。壓其一手一足。曰。明日當有人來救汝。歸後爲我告貪官汚吏。刮地皮時。勿太高興。須以汝爲鑒也。乃於山谷中牽牛數十頭。至分委所得輜重於牛背。驅之逕去。翌晨衆蘇醒。店夥居民都已不知所之。視行李則精華已去。糟粕僅存。主人又不知去向。於是衆皆迷惑。疑是噩夢。嗣有大膽者。得主人於山半草屋中。一手一足已折。惟呼吸尙不絕如縷。救之得活。眷口幸無恙。差堪自慰。然是殘廢。以貧病終。

同時有李麻子者。川西伍隊之豪也。一日打大啓發。而追騎緊逼。連戰三晝夜。終不得脫。黨人罷甚。擬棄所得以逃。李咄之曰。棄則心散。各自顧復能相救耶。且四面合圍。散逃之是皆死矣。前有古剎。趨之。吾自有脫險計。衆如命趨剎中。闔扉加石。追者至。圍之數匝。李命從者出餼糧。焚敗扉亂草以爲食。敵有乘垣者。李出手槍擊之。墮二人。敵不敢逼。乃從容團坐而食。食已。疾呼裝礮。則各向腰際出鐵圈一。圈有螺旋。逐節聯合之。頃刻間成一巨礮。入藥數升。碎破斧爲彈。數人肩之。

一人執火立其後。料量已自闢其門。門闕礮發。仆敵數十人。卽冒煙衝出。繼以排槍敵驚潰。無敢再追者。李命遺銀二簞。以賻死者。曰。吾儕殺人非得已也。此所謂盜亦有道者。非歟。厥後李麻子之名大噪。徒亦日衆。川西隊伍有李字旗。無敢問者。革命軍起義前一月。川中因鐵路起事。其爲官兵勁敵者。實陳李之徒黨云。庚戌三月。長沙饑民焚撫署。首禍者爲王大漢。亦個中豪傑也。不知其所自來。當饑民麇集撫署時。有大漢以鋸截署前旗柱。柱折。衛兵槍擊之。避去。方尋覓間。第二柱又折矣。旋有人挾煤油兩箱。一躍登屋。瓦衆大譁。曰。截旗竿之大漢也。衛兵復以槍擊之。不能中。第見大漢以手闕貯油器。以足撥屋瓦。須臾。火燄燄上騰。於是流氓無賴。乘隙思逞。喊聲大作。如鼎沸矣。方紛擾間。長沙中學火起。已而中路師範又火。洋關又火。自五鐘至八鐘。城內外無非火者。事後。細詢起火狀。皆曰。有大漢挾煤油登屋爲之也。惟至中路師範時。先驅人出。曰。吾將行事。問若爲誰。曰。吾王大漢也。翌日。傍午。益陽復有焚署毀學事。居民亦見有大漢挾油登屋。悉如

長沙時狀。撫署及長沙中學。屋簷高三丈。洋關且四丈。乃能挾油一躍而登。世豈真有劍俠其人哉。益陽去省城二百里。而來往神速。出入無阻。何其神歟。當長沙火四起時。優級某生登天然臺。烹茗瞭望。俄有後至者四人。狀甚偉岸。操北音。異之。就與語。中一大漢曰。放火者我也。我輩應四川某君聘。路經此。見饑民嗷嗷。貪吏置弗問。心不平。擬燒殺數輩。以快意耳。而湘人怯且貪。多事搶劫。無足爲行。且去之。君有心人。盍偕行。天下且大亂。丈夫當有所建樹。無自囿也。因出印布如掌。欲某生署名。某愕然。不知所對。大漢笑之。旋自去。

鐵樵曰。是篇與日人平山周氏所著中國祕密會社。可以互證。篇首攘夷主義云云。與反汨復汨之說。若合符節。可知革命之深入人心者。不僅在中流社會矣。獨惜箇中人物。類不學無術。思想卑劣。是以每下愈况。久而無功。如王大漢者。以燒學堂洋關爲能事。亦義和拳之流亞也。雖甚勇悍。何足道哉。